# 目　　次

# 歌剧《费加罗的婚姻》的创作前后

〔英〕爱德华·J.丹特著
郑英烈译

莫扎特的一生是如此短促，以致音乐家们很少考虑到要象通常对待贝多芬那样，把他的一生分成三个时期。但人们通常是可以将任何一位作曲家的一生划分为三个时期的。第一个时期：自我表现，努力争取听众；第二个时期：已经拥有听众，努力向顶峰发展，但仍保持与听众的联系；第三个时期：开始脱离听众，只为自己而写作。我们可以把莫扎特的第二个时期从他创作《后宫诱逃》(1782年)[①]算起。从那时到完成《费加罗的婚姻》，其间有四个年头，他的一大批最出名的作品正是在这四年中产生的。在交响乐中，《哈夫纳交响曲》[②]（1782年）和《布拉格交响曲》[③]（1785年）是这个时期的最优秀和最著名之

---

① 《后宫诱逃》(Die Entführung)，首演时莫扎特26岁。——译注

② 《哈夫纳交响曲》(Haffner)，即《D大调交响曲》(K250)，1782年为萨尔兹堡市长哈夫纳的家庭而作。——译注

③ 《布拉格交响曲》(Prague)，即《第38交响曲》(K504)，因在布拉格首演而得名。——译注

作；三首更为著名的交响曲① 均标明作于1788年。但题献给约瑟夫·海顿的六首弦乐四重奏则写于1782—1785年年间，更重要的还有十四首钢琴协奏曲，其中有些是为学生写的，但大多数是为了他自己的演出而写的。切记，只有通过歌剧和钢琴协奏曲，才能使我们更加透彻地认识莫扎特；这些都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也只有它们才能最本质和最完整地代表他的特点，这是必须反复加以强调的，因为我们常常习惯于把莫扎特、海顿和贝多芬联系在一起，其实他们的创作思想相距甚远，只有弦乐四重奏才是他们三人唯一具有共同点的领域。海顿总认为自己的歌剧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但新近一些拟使海顿的歌剧复活的企图证明，它们是微不足道的；作为一位协奏曲的作曲家，他也是无足轻重的。《菲德利奥》或许仍然是目前全部保留剧目中最动人的歌剧之一，并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是贝多芬的精华，是他第二个时期的顶峰之作；在贝多芬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它作为一次孤立的试验而特别引人注目。象那些协奏曲一样，它之所以伟大，在于它体现了贝多芬的表达方式；至于对一种特定形式的充分掌握和达到最高造诣来说，我们则应该象看待莫扎特的歌剧一样去看待莫扎特的协奏曲。十九世纪人们常常认为协奏曲就其本质来说，总是比交响乐低一等，协奏曲只不过是一种炫耀技巧的乐曲；而交响

① 指第39号$^{b}E$大调交响曲（K543）、第40号g小调交响曲（K550）和第41号C大调交响曲，即《朱庇特交响曲》（K551）。——译注

乐——当然，贝多芬的这类作品是表现理想主义的——则代表着共同的宗教信念。对于瓦格纳，人们还抱有怀疑态度，认为歌剧的代表人物是唐尼采蒂①。要了解所有这些音乐体裁的相应价值，还得回顾法国革命前的状况。一百年前，要对任何一个思想持重的听众抱有期望，那是枉费心机的；而今天，随着对十九世纪那种成见的全盘否定的总趋势，我们对莫扎特及其环境的探讨，就要显得更为容易。

也许要求带有更强的历史观点，才能正确理解莫扎特在这些年里是如何在曾出任驻柏林宫廷大使的斯威顿②的影响之下，开始认真学习亨德尔和 J.S. 巴赫的音乐并继承发展这些音乐的。在今日的英国，我们对巴赫和亨德尔的乐风也许甚至比莫扎特的乐风还要更加熟悉。莫扎特曾经在伦敦和巴赫的小儿子结为挚友；巴赫的另外两个儿子，弗雷曼与埃曼纽尔，1782年也还活着，但当时柏林的音乐气氛对莫扎特来说，就象今天莫斯科的音乐气氛对一个年青的西班牙作曲家一样陌生。要说这两位北方作曲家与莫扎特之间最强的结合力不是他们共同的日尔曼血统，而是他们共同的意大利教育，是完全不过分的。因为莫扎特曾从马蒂尼③那里接受过赋格及其诗意的力量的严

① 唐尼采蒂(Donizetti, 1797—184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译注

② 斯威顿（Baron van Swieten, 1734—1803），荷兰血统的外交家和业余音乐家，曾为莫扎特的保护人。——译注

③ 马蒂尼（Martini, 1706—1784），意大利神父、理论家、历史学家和作曲家。许多著名作曲家曾受其技术观点的影响。——译注

格训练，才使他能够领悟到亨德尔和巴赫的精神，并看到如何通过一种更严酷的音乐推理而使这种诗意的力量得以进一步发展。我们最好是通过研究两架钢琴弹奏的《c小调赋格曲》（作于1783年12月）去判断这种新的影响在他身上所产生的后果。从和声方面来看，它是不谐调的，但除了清晰而富有逻辑的结构之外，它的主题具有歌唱的性质，能从丑中产生“力”与“美”，就象卢卡·西诺雷利在奥维托大教堂的壁画中那些翻滚挣扎的恶魔与被诅咒的灵魂的全部痛苦和折磨中所能产生的效果一样。

这里有必要提一提莫扎特生活中的另一个方面，虽然详细的讨论还得放在稍后部分。在与康斯丹采·韦伯订婚时，他还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c小调大弥撒曲本来就是特地为婚礼的感恩奉献而作的。但并未写完。维也纳把他带进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交天地，而奇怪的是，他竟开始和科学界的头面人物密切地打起交道来。事情经过只能凭猜测——可能是通过斯威顿，也可能是通过麦斯默家庭。他的好友戈特弗里德·封·杰奎因是一位著名植物学家的儿子，因此他得以经常出入于格雷纳家的寓所——一处著名的音乐、科学与文学中心。1785年他加入共济会。这便促成他与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共济会集团的重要领导成员伊格纳兹·封·波因的密切联系，结果使莫扎特开始认真地重新思考一些问题，迄今为止他虽已从权威之口接受过有关这些问题的解答，但都未经证实。我们应该

暂且认为他并没有抛弃天主教的信条——他从未明确地这样做过——而是由于此时恰逢他一生中的理性发展阶段，开始能够充分意识到：他父亲的信仰并没能为他提供象他一直被教导去相信的那样一套完整的人生观。被放弃的那首c小调弥撒曲，要是能写完的话，是会成为莫扎特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和任何作曲家曾经创作过的最伟大的弥撒配乐之一的。这对我们回过头来更具体地考虑《魔笛》是有一定意义的。1782年以后，直至1791年6月写作《圣体颂》和未完成的安魂曲[1]为止，这期间莫扎特再没有为宗教音乐写过一个音符。

1783年春之后，在维也纳的德国歌剧被意大利的喜歌剧节所代替。莫扎特原以为大难即将临头，但他估计错了。意大利歌剧的操纵者，萨里雷[2]不仅是皇帝的宠儿，也是一位很有天赋的作曲家；他曾物色过一批有才能的歌唱家和一位才艺高超的诗人，这位诗人就是罗伦佐·达·蓬特[3]。莫扎特第一次见到他是1783年在巴伦·威茨拉家

① 莫扎特这首未完成的《安魂曲》是受一位隐名人士之托而写的，与《圣体颂》和《魔笛》同作于1791年。是年12月莫扎特逝世。——译注

② 萨里雷(Salieri，1750—1825)，意大利作曲家与指挥(曾为贝多芬、舒柏特、李斯特等的老师)。1770年起任维也纳宫廷作曲家和意大利歌剧指挥。与莫扎特之间的矛盾曾被夸大成为企图毒死莫扎特的故事，并见于普希金的戏剧长诗中，后成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歌剧《莫扎特与萨里雷》之蓝本。——译注

③ 蓬特（Lorenzo Da Ponte，1749—1838），意大利诗人及歌剧脚本作家。《费加罗的婚姻》的脚本作者。——译注

里，威茨拉是个犹太富商，后来莫扎特一家曾寄居他家中[1]。达·蓬特曾答应为莫扎特写一个脚本；“不知他说话是否作数——是否真的愿意？你是知道的，这些意大利先生们总是当面说得好听——我们已经领教够了！要是他和萨里雷一鼻孔出气的话，我这辈子也就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东西了。”所以，莫扎特在读过上百本不同作者的脚本之后，不得不请求瓦拉斯科为他写一部喜歌剧，如果瓦拉斯科已不再为《伊多曼纽》的事而伤心的话[2]。

在莫扎特的发展中，罗伦佐·达·蓬特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以至研究一下他个人的某些细节也是值得的。1749年3月10日，他出生于威尼斯北部山区的客纳达。父亲是个犹太人，名叫吉尔米亚·康涅格里亚诺，经营科尔多瓦皮革[3]，也许是制造皮革服装，也许是开鞋铺。1763年，他为了和一个天主教徒结婚，便和前妻的三个儿子埃曼纽尔、巴拉克和亚那尼亚斯一道，在庄严的仪式中接受命名，儿子们分别接受了罗伦佐、吉罗拉莫和路易吉作为教名。按当时的习惯，吉尔米亚，现在的该斯帕罗，采取执行圣礼的主教的姓，蒙西诺·罗伦佐·达·蓬特。我们

---

① 威茨拉是莫扎特第一个孩子雷蒙德的监护人，这孩子以他的名字命名。——原注

② 《伊多曼纽》(Idomeneo)，莫扎特根据G.B.瓦拉斯科的脚本创作的第一部大型歌剧，1781年首演于慕尼黑。——译注

③ 科尔多瓦是一种西班牙产的优质皮革。——译注

未来的诗人这时才十四岁；至此他所受的教育还很缺乏系统，人家还把他看作一个无知的黄毛小子。因为预料到他们父亲的第二次结婚可能带来经济上的困难，他和弟弟吉罗拉莫便去请求主教让他们进入当地的神学院；结果不仅被应允，主教还慷慨地承担了他们的生活费用。在此后两年中，兄弟俩的拉丁文进展神速，以至父亲决意让他们去当神父，虽然，就象罗伦佐告诉我们的："这与我的天分和性格实在相去太远了。"到十七岁时，他还没有具备意大利文的表达能力①，但却可以用拉丁文写作相当流畅的诗句。那些曾受过公立英文学校教育的人或许都会承认，他学习但丁②、彼得拉克③、阿里奥斯多④和塔索⑤的路子是正确的，这些都是在一位年青教师的鼓励下进行学习的。很快他就对诗发生了强烈的兴趣；经常从拉丁文译成意大利文，又从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对任何一种风格或格律都异常熟练。蒙西诺·达·蓬特死后，他又被送到波托格雷罗的神学院，在那里开始学习数学和哲学，但他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1772年，他受聘为该神学院的修辞

① 在家里和在神学院，他讲的是威尼斯土语；也许在家里也讲一点希伯来语，在学校也讲一点拉丁语。——原注

② 但丁（Dante，1265—1321），意大利诗人。——译注

③ 彼得拉克（Petrarch，1304—137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和学者。——译注

④ 阿里奥斯多（Ariosto，1474—1533），意大利诗人。——译注

⑤ 塔索（Tasso，1544—1595），意大利诗人。——译注

学教授和副院长；1773年3月27日又被委任为神父。大约六个月后，他离开神学院，前往威尼斯另奔前程。

当时的威尼斯是个国际乐园，就象今天的蒙地卡罗①；但那时，即使是在罗马，传教士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严格的道德准则。彼得·贝克福德②三十年后在罗马写道：

“至于神父们，他们不仅自己私通，而且，正如福尔斯塔③打趣所说的，是别人干这种事的祸根。他们既是传递情书的能手，也能为你介绍水性杨花的女人”（《意大利通讯随谈》，1805年伦敦版）④。

罗伦佐在威尼斯呆了一年，并卷入一系列声名狼藉的冒险之中；1774年秋，他和他的兄弟受聘到特拉维索，在当地神学院教授“人文学科”、修辞学和文法。

为一首受卢梭学说所激发而创作的当众朗诵的诗，引起了一场风波，罗伦佐因而于1776年12月被解聘。其后两三年是在威尼斯度过的；继续着他那放荡的生活和神父的职务，直至1779年秋他被驱逐出境并逃往高雷几亚。在那里他又呆了一年多一点。在高雷几亚，他遇到了一位老朋友，诗人卡特里诺·马祖拉，此人是从威尼斯前往德累

---

① 蒙地卡罗为摩纳哥的赌城。——译注

② 贝克福德（Beckford，1759—1844），英国作家。——译注

③ 福尔斯塔为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及《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武士。——译注

④ 大约五十年前，一位阅历丰富的朋友对我说过：“在罗马，如果你想要一个女人，去跟随一个神父好了。”——原注

斯顿担任萨克森宫廷的意大利歌剧诗人而路经此地的。达·蓬特请求马祖拉到那里之后也设法帮他谋一个职位。大约在1780年12月，当他收到一封鼓舞人心的信时，便离开高雷几亚前往德累斯顿。途中他曾在维也纳停留，他发现这个城市正在为玛利亚·特丽萨的逝世举哀。这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约略的日期，因为特丽萨死于是年11月29日。他觉得这地方没多大意思，因而停留的时间不超过三天。抵达德累斯顿时，才发现那封邀请信原系伪造：他在高雷几亚的一个仇人曾偷走了马祖拉那封真信，其中讲到那边没有适合他的空缺。但为了调虎离山，又偷梁换柱地塞进一封答应职位的假信。达·蓬特在德累斯顿又呆了一年左右，约于1782年初前往维也纳。这是由以下事实推算出来的：他曾被介绍给麦泰斯塔修①，麦曾在一次晚会上朗诵过达·蓬特的一首诗；麦泰斯塔修死于1782年4月。马祖拉曾热情地将他介绍给萨里雷，他甚至企望能继承麦泰斯塔修的职位，当上皇家诗人；但始终未能享有这份荣誉。此刻他还从未想到要去写作一部歌剧脚本；而萨里雷显然是为了要试一试他的能力，交给他大量的改编工作。1783年他为萨里雷写了《一日富翁》(“Il Ricco d'un Giorno”),

① 麦泰斯塔修（Metastasio，1698—1782），意大利诗人及歌剧脚本作家，自1730年起，一直担任维也纳宫廷诗人达52年之久。其歌剧脚本为古典歌剧的形式奠定了基础。——译注

但因佩西罗[1]和吉姆贝蒂斯塔·卡斯蒂神父的到达维也纳，萨里雷把演出日期推迟到1784年12月，卡斯蒂曾为萨里雷写过卓越的脚本《威尼斯王苔奥多洛》（“Il Re Teodoro in Venezia”）。对萨里雷和莫扎特来说，佩西罗是个令人生畏的对手，而卡斯蒂对于达·蓬特来说，更是难以对付的竞争者。他们俩都在圣彼得堡为卡塞琳女皇服务而度过一些时日，此刻正在返回意大利的途中。

萨里雷是格鲁克的学生，1783年在巴黎创作的悲歌剧《达那依德》（“Les Danaïdes”），最初是以格鲁克的名义发表的，原因是格鲁克曾因病未能完成所签订的合同，同时也是为了给萨里雷在巴黎提供一次出头的机会。他的最佳之作也许是《阿克苏尔》（“Axur”），开始是根据博马舍[2]的法文脚本作曲的，后来在维也纳又根据达·蓬特的脚本改写过。《一日富翁》的演出并不成功，但对它的责怪当然是落在脚本作者的头上了。下面的例子可作为萨里雷风格最有说服力的样本：

---

① 佩西罗（Giovanni Paisiello，1740—1816），意大利作曲家。1776年起任卡塞琳女皇的宫廷指挥与圣彼得堡的意大利歌剧指导。1784年返回意大利任那不勒斯宫廷指挥。其歌剧作品有《塞维尔的理发师》等一百余部。——译注

② 博马舍（Beaumarchais，1732—1799），法国剧作家。——译注

原例14

(Clar. x Viol. I with Voice,)

第一幕在一段庞大的终曲中结束，显得十分热闹。舞台布景是威尼斯；两个情人向着同一个姑娘唱小夜曲；他们彼此吵架，然后又重新唱起小夜曲来，最后在船夫和惊恐的群众的合唱声中被一阵风暴刮跑了。萨里雷几乎不愿再同这个“诗乐协会会员”（Die Meistersinger）① 打交

① 诗乐协会是14—16世纪德国主要城市中由劳动者组成，以培养诗歌、音乐能力为目标的群众性组织。此处为萨里雷当时对达·蓬特的贬称。——译注

道了。他发誓，宁可立刻砍掉自己的手指头，也不愿再为达·蓬特的任何一行诗谱写音乐；他的下一部歌剧是根据卡斯蒂的闹剧脚本 La Grotta di Trofonio 写成的。达·蓬特则转而和西班牙人马丁·乌·索拉——通常被称为玛蒂尼——合作，藉以试试运气，为他改编了哥尔多尼[①]的一部剧本，该剧原是为巴黎观众用法文创作的，并于1772年在维也纳成功地演出其德文译本。这样做，显然是在利用已获成功的戏剧来改写成自己的歌剧脚本。1786年他还为加扎尼加[②]做过同样的事，改编一部法文剧本。

但把《费加罗的婚姻》改编为歌剧的想法却是莫扎特自己首先提出的。这个想法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看到佩西罗凭藉他的《塞维尔的理发师》已走向成功之路[③]，而更主要的是由于《理发师》这出歌剧在巴黎和维也纳所激起的公愤。那是由于经过三年大肆宣扬之后，终于在1784年被巴黎当局宣布禁演而引起的。该剧在维也纳一直被视为具有政治颠覆性而被禁演，但莫扎特也许预见到《费加罗》有可能获准上演，因为它是以意大利歌剧的形式出现的，而且《理发师》已被禁演这么久，《费加罗》的出现无疑会更加唤起人们的好奇心。

---

① 哥尔多尼（Goldoni，1707—1793），意大利戏剧家。——译注

② 加扎尼加（Gazzaniga，1743—1818），意大利作曲家。——译注

③ 佩西罗1782年先于罗西尼创作《塞维尔的理发师》，罗西尼写同名歌剧是在1816年。——译注

一方面，达·蓬特和莫扎特都遭到谴责，因为他们丢掉了法国喜歌剧最大的特色，把革命预言变成阴谋诡计；另方面，又受到称赞，因为他们排除了原作中所有政治性的、讽刺的和色情的因素，使之化为纯洁、恩惠和美。要是对原著和歌剧都是古典著作的那些作者作出这样的评价倒是容易的。但1786年，无论是博马舍还是莫扎特，都不是古典作家；对维也纳的观众来说，《费加罗》是一出表现现代生活的戏剧，故事发生的地点虽被安排在西班牙，但要给它蒙上一层地方色彩也并不费事。如果有人不怕麻烦，将达·蓬特的脚本与原作逐页加以对照，一定会惊讶地发现，两者是何其相似。原因之一是博马舍本人对歌剧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既是歌剧脚本作家，也是作曲家。《塞维尔的理发师》原先就是打算写成一部喜歌剧的，作者准备亲自将他在西班牙听过的歌曲和舞曲追忆改编成该剧的音乐。这个设想被歌剧丑角拒绝了，并要求稍作变动，把它改成一部"散文诗加小咏叹调的喜剧"（comédie en prose mêlée d'ariettes），就象当时法国喜剧普遍采用的那种格式。故事梗概见于博马舍本人最简单的描述：

"一位西班牙的大领主钟情于一位年青姑娘，在他的引诱和姑娘的努力之下，成功在望。为达此目的，他甚至甘愿放弃他的特权。但领主的妻子终于使他在一个十拿九稳的计划中陷于失败。这就是故事的全部内容，除此之

外，别无其他。”

博马舍的计划是，采用喜歌剧情节设计的老程式作为基础，再用挖苦的对白去加以渲染，让常规的舞台骗局巧妙地披上一层文学技巧的新外衣，审慎而又滑稽地出现。这是当时英国及国外戏剧中常用的一种手法。把这类剧本改编为喜歌剧的危险是，如果保留原剧本中老一套的骗局作为作品的基础，则新的对白的风趣，还有更为重要的新的社会观点，就有可能完全被掩盖。但凡是达·蓬特不得不牺牲的，莫扎特总有办法在某种程度上用另外的手段去补救；而在1785年这个剧本已经至少有一打德文译本得到发表，所以莫扎特的听众是不难通过自己的记忆去填补达·蓬特为了慎重而省略掉的那些内容的。

作为一个歌剧脚本的作者，达·蓬特是值得持慎重态度的。英国音乐家的一般倾向是把所有歌剧脚本都当作是废话，他们随时可以引用费加罗的话——“这些，都是不值得唱出来的”(ce qui ne vaut pas la peine d'être dit, on le chante)。文学史家也几乎总是不愿意去接触任何为谱曲的目的而创作的剧本，即使诗人的名望巳博得普遍的尊敬。达·蓬特为莫扎特所写的三部脚本都是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而他为别的作曲家所写的作品也毫不逊色。为维也纳的演出而以阿克苏尔为名改编的博马舍的《测试重量》(Tarare)，则没有多大成就；但同样值

得花时间去把它的法文本和意大利文本逐页加以比较。作为脚本作者，达·蓬特显然对他的试验是相当认真和感兴趣的，而且是根据与他合作的作曲家的不同气质和才能去选择和设计他的脚本的。

关于《费加罗》的实际写作和酝酿过程，人们知道的不多。在有关莫扎特的文字记载中，这个时期恰好是个很大的空白，我们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从爱撰写小道消息的爱尔兰男高音米克尔·凯利那儿得来的。此人当时正在威尼斯参加意大利歌剧的演出。凯利，他讲的轶事是那么引人入胜，应该读读原文，这里作少量引录是无济于事的。涉及的内容主要是那些通常在所有歌唱家和剧院经理传记中被用来大作文章的扯不完的生活琐事；至于莫扎特和达·蓬特是怎么想的，他却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达·蓬特说音乐是在六个星期之内写成的，而且这部歌剧的写作，直至全部完稿之前，都是严格保密的；但在利奥波德(莫扎特的父亲——译注)给他女儿的一封信中却表明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保密，只是莫扎特为了使脚本既能改编得使自己满意又能顺利通过审查，确实是用了一番心思的。首演的日期遵照皇上的意旨，定在1786年5月1日。凯利认为他从未扮演过比这更好的角色，而且以后的演出也未能赶得上它。有关意大利人不断给莫扎特找麻烦的传说是很多的，但必须小心接受。凯利把自己说成是唯一能够赏识作曲家的才华和唯一没有参与反对莫扎特的阴谋集团的

歌手；但凯利象达·蓬特一样，是在莫扎特已成为公认的大作曲家时才写出他的回忆录的。这就很自然地要极力表示他们之间最良好的关系。关于他对莫扎特的钦佩以及个人倾慕之情的真实性，我无意抱丝毫的怀疑；但从他对第一次完美的排练所作的描述来看，就很清楚地说明，所有歌手都很卖力，而费加罗的扮演者贝纽奇，在一定程度上是进入了他的角色的，这对于一个希望这出歌剧遭到失败的人来说，也是难以想象的。奇怪的是，几乎全体演员都是意大利人，个别的例外是：凯利，爱尔兰人，兼演唐·巴西利奥和唐·库尔乔的角色；南希·斯多雷丝（扮演苏姗娜），一个意大利血统的英国女人；以及南尼娜·哥特利埃伯（扮演巴尔巴丽娜），后在《魔笛》首演时扮演帕米娜①。那位卡瓦里雷夫人没有担任角色，可能是因为她与萨里雷的亲密关系；但奇怪的是，特丽斯·蒂伯尔和阿洛伊西亚·兰格都不在演员名单之中。

首演所激起的热忱是十分可观的；虽然这出歌剧在那个季节里接连演出了九场，但它的声望也未能持续多久。马丁通过《好心的布尔贝洛》（Il Burbero di Buon Cuore）已获得成功，而随后于11月完成的《罕见的事》（Una Cosa Rara）②更是很快就促使《费加罗》从维也纳舞台上消

① 关于南尼娜·哥特利埃伯晚年的一桩离奇的轶事，见W.库希的《音乐回忆录》（1896年伦敦版，13页）。——原注

② Una Cosa Rara的脚本为达·蓬特所作，歌剧的一段旋律后来被莫扎特引用到《唐·璜》（1787年）第二幕结尾的宴会音乐中。——译注

声匿迹。直至《唐·璜》的问世才再一次给莫扎特带来足够的声望，从而使它得以再度公演。

在莫扎特的歌剧中，《费加罗》如果不能说是最出名的，至少也是经常上演的；而且演出这样一部歌剧也是很明智的，因为它在表演技巧上，难度并不大。而情节极其错综复杂，构思巧妙，每一个情节的发展都很合乎逻辑并出现在剧中恰到好处的地方。然而对今天的一般歌剧迷来说，毕竟还存在着一种障碍：《费加罗的婚姻》和原来的喜剧都是为已熟悉剧中人物过去历史的观众而创作的。英国的观众不大可能看过或者那怕是读过博马舍的喜剧《塞维尔的理发师》；更不大可能听过佩西罗的歌剧[①]。他们所熟悉的是罗西尼的《理发师》，但这又不是欣赏莫扎特《费加罗》所必备的条件。佩西罗将他的歌剧建立在剧本的基础上；罗西尼则以佩西罗作为依据。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罗西尼是从佩西罗那里剽窃来的，也不是说要欣赏罗西尼的歌剧必须先对佩西罗的歌剧有所了解。只是由于佩西罗是首先把博马舍的作品改编成音乐，罗西尼又发现这个题材用他本国的语言来表达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因而不必在保持剧本原有的文学特点上花费太多功夫，只要单纯从音乐方面去进行提高就够了。结果是，所有人物的性格几乎都被其自身的音乐所掩盖，使歌剧越来越变成歌唱家演

① 《塞维尔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姻》及1792年完成的《有罪的母亲》，为博马舍创作的内容有连贯性的著名“三部曲”。——译注

唱的曲目；而当它用观众熟悉的语言作为一出喜剧去演出时，便几乎不可避免地被降低成为粗俗的滑稽戏。

诚然，博马舍的剧本本身比《费加罗的婚姻》更象一出滑稽戏；题材是采用意大利喜歌剧的老一套，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被选中的。这样，观众便可以有更好的机会去欣赏那些精采的对话以及服装和音乐都栩栩如生的西班牙情调。由于第二部剧本（指《费加罗》——译注）利用了相同的人物，使作者为自己节省了通常在陈述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因而形成了在人物塑造上的特殊复杂性和细节的充实。当作为一出话剧上演时，其中错综复杂的情节并不难被观众所领会，甚至不必依赖原先有关《理发师》的知识；但音乐的加入以及为使剧本能适应音乐的需要而作的必要的再构思，却使观众感到有些别扭，即使他从作品中所听到的是自己熟悉的语言。

更早的剧本（指《理发师》——译注）告诉我们，阿尔玛维瓦伯爵是如何在年轻的女继承人罗西娜的监护人巴尔托洛医生——曾打算自己娶她为妻——的反对之下，成功地与罗西娜结婚的。巴尔托洛医生自以为已经采取了万无一失的防患措施，但罗西娜是个典型的拉丁女郎，很乐意和一个陌生的年轻人私通，并本能地懂得如何去安排一个私奔者该做的一切，虽然她还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去预料到将会产生的后果。她是在上了年纪的保姆（duenna）①

① 在西班牙或葡萄牙，duenna特指少女的保姆或监护人。——译注

马尔切里娜和伪善的音乐教师唐·巴西利奥教养之下成长的，这样，人们对她的这种品格几乎不可能感到奇怪，因为马尔切里娜是巴尔托洛医生的失宠情妇，而巴西利奥是一个象贝克福德①所描绘的那种典型的穷教士，随时准备着往上爬。促成私通的主要动因是理发师费加罗，他凭藉着职业上的特点，得以交游广泛，走家串户。

«费加罗的婚姻»启幕时，伯爵与罗西娜已结婚一些时日了。为了表示酬谢，伯爵让费加罗作他的贴身男仆，并委派唐·巴西利奥作他私人小教堂的风琴师。

需要时，巴西利奥也教授音乐课，但他的主要任务却是在伯爵和另一个可能弄到手的女人之间穿针引线。此刻伯爵心目中的对象是伯爵夫人的侍女苏姗娜。这一天，正是她准备和费加罗结婚的日子。伯爵已决定自动放弃在他权限之内的所谓“jus primae notis”②，并指望在这

① 贝克福德（Beckford，1759—1844），英国作家。——译注

② “Jus primae noctis”一词在博马舍的喜剧和莫扎特的歌剧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究竟是什么意思，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在中世纪，农奴的女儿如要嫁给属于另一主人的农奴，为赔偿农奴主由于失去她的服侍以及对她后代的所有权而遭受的“损失”，女方或其父母必须对主人付以一定的补偿。这种补偿采取各种法定的形式，甚至包括所谓“初夜权”。另一说法是：在某一时期，教会规定新婚夫妇在举行宗教结婚仪式之后，直至新婚者向教会交足一笔款项才能被允许同居，而这一支付的具体办法通常由神父在教会法庭上提出。上述农奴主或教会所拥有的这种特权就是所谓——“Jus primae noctis”。——根据原著附录材料节译。——译者

种特殊情况下能赢得相等的好意。第一幕是在分配给这对快乐的未婚夫妻作新房的房间里开始的；费加罗正在丈量着地板，看看能否摆得下伯爵已许诺作为结婚礼物的新床，而苏姗娜正在试戴她那新娘的首饰。伯爵打的是什么主意，她心里完全有数，因而对这一切都毫不在意；费加罗经验丰富，丝毫也不流露出内心的猜忌。伯爵虽然经验更多，却掩盖不住内心的嫉妒；虽然他已不再关心他的妻子，但仍疑心她与童仆凯鲁比诺之间有私情。凯鲁比诺的年龄尚小，刚好使他还能够充当伯爵夫人的贴身童仆；凯鲁比诺的年龄又刚刚够大，使伯爵夫人的行为足以引起人们（即使不是伯爵本人）的怀疑①。事实上，凯鲁比诺已显露出有行为不轨的倾向，伯爵早已发现过他对园丁的女儿有亲热的行动。而在这一幕里，在这孩子偷听了伯爵的约会要求之后，伯爵又发现他藏在苏姗娜的房里。显然，必须尽快摆脱这个童仆，而最简单的办法是由伯爵给他弄上一张军队的委任状。眼看另一种与苏姗娜关系不大的危险的可能因素，费加罗并不在意，这一幕是在《大丈夫去当兵》的歌声中结束的。在这首歌中，费加罗向凯鲁比诺描绘着他那即将来临的士兵生活。

第二幕把我们带到伯爵夫人面前。苏姗娜向她陈述原委，伯爵则由于收到一封匿名信，得悉他妻子即将与另

① 凯鲁比诺虽身为童仆，但不是属于宽厚憨直那一类的；他是一个为了接受礼节教育才被送到贵族宅府充当侍役的出身高贵的小绅士。——原注

一男人幽会的密谋而勾起妒忌之心。凯鲁比诺奉命化装为少女，深夜前往花园冒充苏姗娜与伯爵约会。当他刚刚试穿上苏姗娜的衣服时，伯爵突然窜入。凯鲁比诺悄悄从窗口跳出，而在伯爵夫人承认他的在场之后，她和伯爵却又十分惊讶地发现只有苏姗娜独自一人反锁在内室。这局面又被苏姗娜的叔叔，喝醉酒的园丁安东尼奥弄得越发复杂了，他抱怨有人从窗口跳出并踩坏了他的花。费加罗灵机一动，说是他自己干的，但在童仆因不慎而丢落的那份委任状面前却又张口结舌。最后，巴尔托洛和马尔切里娜在巴西利奥陪同下进来了，他们坚持着一个要求，即费加罗作为补偿一笔他无法偿还的债务，理应娶马尔切里娜为妻。

在第三幕中，伯爵面临一场诉讼的考验。他与苏姗娜经历了又一次的约会，并深信胜利在望；但当他无意中听到苏姗娜告诉费加罗说不必受审就可赢得这场官司时，却又怀疑苏的变卦。通过裁决——并未象剧本那样发生在歌剧舞台上——费加罗被判与马尔切里娜结婚；但很快又发现，原来费加罗竟是马尔切里娜和巴尔托洛的私生子，因此，马尔切里娜与巴尔托洛只好决定正式结为夫妻。伯爵夫人口述一封信让苏姗娜写下来，为的是安排当晚的一次约会。她自己准备化装成苏姗娜前往赴约。凯鲁比诺鬼鬼祟祟地再次出现，化装成一个姑娘。这回是由巴尔巴丽娜带着他，装作一对表姐妹，一同去给伯爵夫人送花。费加

罗与巴尔托洛的双重婚礼为举行舞会提供了机会，在舞会进行中，苏姗娜把那封信秘密地交给伯爵。

最后一幕发生在夜花园里。巴尔巴丽娜的单纯无知，使费加罗发觉苏姗娜的约会，并对此确信无疑。所有人物均依次登场，并按传统意大利喜歌剧的程式，弄错彼此的身份。伯爵把自己的老婆当成苏姗娜并向她求爱，而当费加罗向苏姗娜表示爱情时，却又把苏姗娜当成伯爵夫人而将费加罗逮住；最后，经过认错，他得到伯爵夫人的宽恕，歌剧终于照例在欢乐的合唱声中结束。

创作《费加罗》时，莫扎特已是一位十分成熟的作曲家了，完全没有必要去模仿他前辈的外在效果。对于音乐艺术的几乎所有形式，他都显示出是一位全面的艺术大师。虽然他还没有创造出新的德国歌剧，但他在年轻时代却已学到了意大利传统音乐喜剧的窍门，并去掌握“样样都来一下”的本事；这种本事虽然对戏剧作曲家比对任何其他类型的音乐家更为重要，但绝不是那些在轻易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便企图永远不断地重复原来的模式的那些作曲家所能够掌握的。虽然自从1775年以后，他没有写出过一部意大利喜歌剧，但他对这种体裁还是作过不少实践的。他曾两度动笔写喜歌剧，却始终没有完成；1783年开始写作 L' Oca del Cairo，几乎写完整个第一幕，并为 Lo Sposo Deluso（1784年）留下一些手稿。这些作品都没有什么重要价值，虽然出于一种可笑的意图，莫扎特想在

新脚本的基础上为演出剧目拼凑出另一部新歌剧来。类似的意图还表现在为1786年2月7日在勋布鲁恩桔园演出而创作的小型娱乐剧《剧院经理》上。这仅仅是为了炫耀宫廷剧院中最佳演员和歌手的一种做法；剧中包含的音乐，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首前奏曲，两首咏叹调，一首三重唱和一首四重唱。除了介绍完全不唱歌的男女演员之外，主要目的在于展示两位意大利女名伶，让其分别表演各自的绝技。她们争吵着，在一首三重唱中，男高音歌手徒劳地为她们进行一番劝解；最后一首四重唱，另一名男演员参加进来，用使人愉快的“轻歌舞剧”的形式结束。到了上一世纪中期，当莫扎特象帕尔高勒西①、斯特拉德拉②和阿斯托加③一样，被弄成许多荒唐传说中不伦不类的男主人公时，这部小品也就被演变成为一出以莫扎特、希卡内德④和阿洛伊霞⑤为主要人物的歌剧了。杰恩⑥对这种把莫扎

---

① 帕尔高勒西(Pergolesi，1710—1736)，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译注

② 斯特拉德拉(Stradella，1644—1682)，意大利作曲家、小提琴家、歌唱家。——译注

③ 阿斯托加(Astorga，1680—1757)，西班牙血统的意大利作曲家。——译注

④ 希卡内德(Schikaneder，1751—1812)，德国剧作家、歌唱家和剧院经理。——译注

⑤ 阿洛伊霞(Aloysia，1760—1839)，莫扎特之妻姐，女高音歌唱家。——译注

⑥ 杰恩(Jahn，1813—1869)，德国考古学家、语言学家，著有莫扎特传记。——译注

特表现成不十分可信的人物并以此来作为纪念的做法甚为反感；尤其丢脸的是，将互不相干的一帮子人串在一部东拼西凑的大杂烩中，这只能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以为一部莫扎特的歌剧也只不过是一场多少带有闹剧背景的、供人取乐的音乐会而已。《剧院经理》的另一部好得多的改编本出自埃雷克·布拉姆先生（音乐演出主持人）[3]之手笔，他是在即无损于原故事又把对话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同时，为我们提供莫扎特的音乐的。原来的角色——一个虚构的经理和两个歌剧演员——仍被保留着。

乍看之下，《剧院经理》似乎不值一提，实际上它却是一部美妙绝伦、技艺高超的作品。前奏曲构思之精彩，简直使人难以想象；主题轻盈而雅致，配器却又异常丰富，并有一个大大发展了的段落。整个乐章本质上是对位的，但又不失其应有的丰满性和洪亮度，不是借助于动用更多的乐器，而是在于声部写作的独立性和个性。甚至声乐部分也是对位性质的，莫扎特已从弦乐四重奏的实践中学会了如何运用戏剧性的对位织体去伴奏一首优美的旋律，使第一首咏叹调给人一种格外奇特的强烈感和亲切感，只是剧场效果不如室内效果好。就总的风格而论，这部小品与其说是意大利的，倒不如说是德国的，因为与

---

① 布拉姆（Eric Blom，1888—1959），英国评论家。曾任《伯明翰邮报》的音乐评论员和观察员，《音乐与文学》的编辑，著有《莫扎特》等多部著作，曾参与《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第五版的编辑工作。——译注

意大利歌剧相比，它显得更接近于《后宫诱逃》和《魔笛》，而《大家都这样》①可能是个例外；这就有趣地说明了，这个时期如果莫扎特有另一次机会去从事这种歌剧的写作的话，他是有可能在德国歌剧方面获得成功的。

正在此时，意大利歌剧的风格发生了一次明显的变化。在创作《后宫诱逃》和《费加罗》之间的一段空隙时间，三位新的意大利作曲家出现在维也纳，他们是吉亚斯帕·萨蒂②、维岑特·马丁③和乔凡尼·佩西罗。其中最后一位，至今给人留以深刻的印象，而第一位却是最有趣的。萨蒂曾是帕德尔·马蒂尼的学生，他自己又当过凯鲁比尼④的老师。1784年来到维也纳时已经五十五岁了，这正是他无法理解莫扎特四重奏的原因，因为他自己的风格已经充分成熟和固定。他的歌剧《两个争吵者》(I due Litiganti)⑤最初是1782年在米兰完成的，第二年在维也纳大受欢迎。。这是一部成功之作，其主要风格深深地影

---

① 又名《恋爱学校》，莫扎特的二幕喜歌剧，1790年首演于维也纳。——译注

② 萨蒂(G·Sarti，1729—1802)，意大利作曲家、指挥家。莫扎特曾引用他的一首咏叹调分别作为《唐·璜》第二幕结尾宴会音乐和钢琴变奏曲(K460)的主题。——译注

③ 马丁(V·Martin)虽出生于西班牙，但和他的同胞帕雷兹，塔拉德拉斯一样，都可算作意大利作曲家。——原注

④ 凯鲁比尼(Cherubini，1760—1842)，意大利作曲家。1784—86年任英国皇家作曲家，1788年后定居巴黎。著有大量歌剧作品。——译注

⑤ 此歌剧全称为《介于两个争吵者之间的欢乐的第三者》"I Pretendenti Delusi, ovvero Fra i due Litiganti il Terzo Gode"，但通常人们知道和沿用的都是以上这个较短的标题。——原注

响着奇马罗萨[1]，并预示着某些效果——例如著名的"高潮"——的开端，随后为罗西尼所发展。

佩西罗却是属于另一种类型的作曲家。他受的教育是那不勒斯的，1776年，当他37岁时，曾受聘到圣彼得堡指导过意大利歌剧。萨蒂，也许有必要补充一下，他曾在哥本哈根住过相当长一段时期，这两位作曲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他们的北方环境所影响。这里我无法在旋律中找出丹麦或俄罗斯民歌的证据；更可能的只是从意大利文化(而这是很受他们推崇的)内在根源中流露出来的北方宫廷的间接影响，这便导致萨蒂和佩西罗两人都热衷于使用一种比他们的前辈(如勒奥和洛格罗斯契诺)更简单、更朴素，甚至带有孩子气的旋律。的确，正是这种被夸张了的简朴乐风，使佩西罗赢得了声誉。有趣的是，人们发现他对帕尔高勒西的多愁善感的乐风形成了最尖刻的批评（决不是不公正的）[2]，恰恰是这个原因使他享有盛名，虽然他并未具备早逝的优势[3]。

马丁比他们年轻得多，只比莫扎特大两岁。他的音乐今天看来似乎空洞而平庸，实在看不出什么原因使他在维也纳获得特殊的成功。他最明显的创作特征似乎是善于用

---

① 奇马罗萨(Cimarosa，1740—1801)，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其音乐语言极象莫扎特，最著名的作品是喜歌剧《秘密婚礼》。——译注

② 关于佩西罗对帕尔高勒西的批评，见《格罗夫音乐词典》第二版及以后版本中的"Pergolesi"条。——原注

③ 帕尔高勒西只活了26岁，佩西罗则活了76岁。——译注

$\frac{6}{8}$拍子去创作亲切的旋律，使人想起他的《我们绕着桑树丛》（Here we go round the mulberry bush）。

与咏叹调中这种夸张的简朴风格同时出现的是喜歌剧中的终曲① 被大大地扩大了；但这些冗长的终曲是很少包含有真正动人的音乐的。象下面摘自《两个争吵者》的片断就是所有这类作品（包括莫扎特的作品）的主要材料：

原例15

Violins.

os-ser-via-mo, pro-cu-ria-mo l'in-fe-li-ce di tro-var,

(MASOTTO.)

os-ser-via-mo, pro-cu-

(TITTA & MINGONE.)

Wind & Strings.

-ria-mo l'in-fe-li ce di tro-var,

l'in-fe-li-ce di tro-var, l'in-fe-li-ce di tro-var.

① 喜歌剧中每一幕的结束段称为"终曲"（finale），通常拥有相当的长度，并可再细分为较小的具有速度、调性等对比的段落。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姻》中第二幕的终曲便是典型例子。——译注

达·蓬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对此作过具体的描绘：

“这种‘终曲’与歌剧的其余部分紧相连接，它本身就是一部小型的喜剧，要求有新的情节和自身的特殊趣味。这是为了显示作曲家的才能，歌唱家的技巧和一出戏中最富于‘戏剧性’效果的一个盛大场面。宣叙调是被排除在外的；所有内容都用歌唱来表达，而且各种风格都要求有一点儿——adagio，allegro，andante，amabile，armonioso，strepitoso，arcistrepitoso，strepitosissimo，唱完之后，所谓终曲也就结束了。这在音乐家的行话中被称为chiusa或stretta（密接段）——我想这对从事歌词写作的诗人来说，所带来的苦恼不是一次，而是上百次。在这类终曲中，还有一种剧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所有的歌手都应出现在舞台上，即使他们有三百人也不能例外；单人、双人、三人、六人、十人、六十人，独唱、二重唱、三重唱、六重唱、六十重唱①；如果剧本的情节不允许这样做，不管他的意见如何正确，他的理由如何充分，也不管世上所有的亚里斯多德②，诗人总得设法使情节与终曲相适应；要是一旦发觉剧本在进行中有什么缺陷，那就该他倒霉了！”

---

① 这是达·蓬特从意文“sessanta”（六十人）衍伸出来的一个词“sessantets”，意为六十重唱，作为这段描述的趣语。——译注

② 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希腊大哲学家。此处指思想着重实际的人。——译注

当我们考虑到达·蓬特是1783年才第一次尝试为萨里雷写作终曲的脚本时，也许会十分佩服他在掌握这种技术上的神速，因为他随后为莫扎特所写的三部歌剧的终曲都已成为名作。意大利喜歌剧的整个构思，实际上都是针对那些漫不经心和没有教养的听众而设计的；无非是随便什么人听完之后在回家路上都能用口哨吹得出来的几段动听的曲调，加上自始至终由嘈杂声和节奏带来的感官上的刺激。对歌手的要求并不很高，咏叹调所要求的主要在于个人的魅力，而终曲则是建立在千篇一律的程式上的，如果不是为了表现哗众取宠的噱头，就是为那些陈腐的“表情”、没完没了的含混不清的声音和喊叫提供充分的机会。

«两个争吵者» 的脚本是哥尔多尼写的，它与 «费加罗» 有一定相似之处。达·蓬特也许曾从中得到过有益的启示：有个伯爵夫人想把她的侍女多琳娜嫁给一个叫明贡的人，而伯爵却想让她嫁给自己的男仆逖塔。伯爵夫人眼看丈夫已不再爱她，并且心怀鬼胎地忙着张罗多琳娜的婚事，便分派她去作女仆丽薇亚和管家马索图的助手；马索图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之后，终于自己得到多琳娜的爱情。博马舍的剧本写于1776年，但直到1784年才上演，1785年才第一次付印；萨蒂的歌剧（指 «两个争吵者» ——译注）则是1782年问世的。显然，哥尔多尼和博马舍之间都不可能彼此受惠，情节的骨架也许还得追溯到面具喜剧。

莫扎特的音乐记忆力相当可靠。以下几小节，摘自萨

蒂歌剧中伯爵夫人的一段曲调，但要说它是出自莫扎特的手笔也未尝不可：

原例16



而马索图的一些唱段则具有明显的费加罗的痕迹。例如：

原例17

È fat-ta la pa-ce, già sie-te con-ten-ti; Che ca-ri mo-men-ti, che

*Allegro spiritoso.*

Violins. (Flutes 8ve higher.)

Viola 8ve below Viol. 1.

lie-to go-der. Te-ner-mi non si sal-ti si

*f* Tutti with Tpts. *f*

*p* Fl. & Viol.

pos-so. ri-da, Ev-vi-va la la-ce d'amor che s'an-ni d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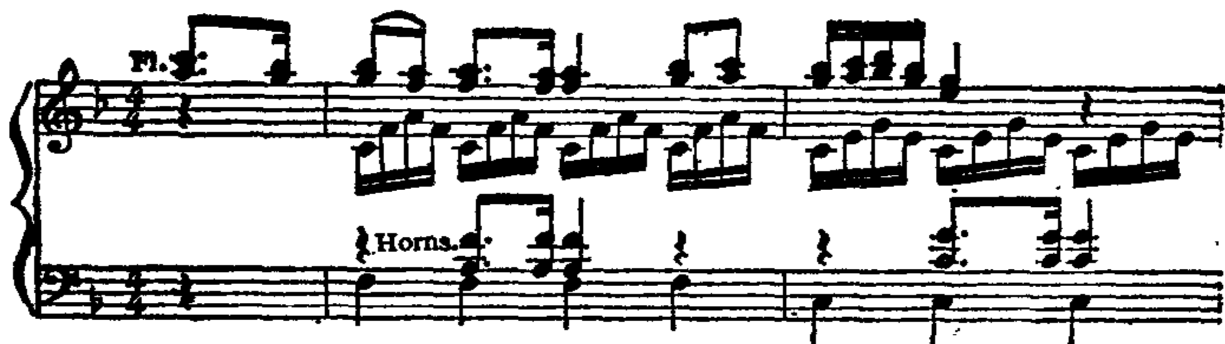
1. 2.

*f* *f* *p* Str. trem.

etc., leading to a long crescendo.

在多琳娜和她三个情人的一首四重唱里，我们会奇怪地想起“大丈夫去当兵”①，虽然速度比较慢：

原例18




而在第一终曲（其总的构思与《费加罗》最后终曲极为相似）过程中，我们会突然产生一种更有趣的预觉——这是“快来吧，莫迟疑”②的雏型：

原例19

Larghetto.
Fl. 8va.
(DORINA.) Che
Str.

bel - la co - sa e - gli è far all a - mo - re,
Str.
Fl. 8ua.

① 《费加罗》第一幕中费加罗的唱段。——译注

② 《费加罗》第四幕中苏姗娜的唱段。——译注




从这里我们已找到了莫扎特著名歌曲的源流：它是“抒情小曲”（canzonetta）直接衍化的结果。这种小曲作为流行民歌的典型，有规律地出现在早期的那波里喜歌剧中，并作为传统被继承下来了。不仅是后来的意大利喜歌剧，就是福克斯、加思曼以及其他德国人创作的摹拟品也不例外。

佩西罗今天之所以为我们所熟悉，全凭他那两首曾被贝多芬用来写作变奏曲的短小曲调。他的音乐对«费加罗»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说吧，你那迷人的尤物”① 中，这个唱段很可能是作为对«塞维尔的理发师»（1782年于圣彼得堡，1783年 8 月于维也纳）开始处阿尔

① «费加罗»第二幕中凯鲁比诺的唱段。——译注

马维瓦伯爵那首小夜曲的一次改良。①

原例20



只要我们浏览一下《费加罗》原稿中的这份目录表，即可发现其中有一点是与它同时代的其他歌剧不同之处。在大多数意大利歌剧里，主要形式是独唱的咏

① 为清晰起见，此例略去曼陀林伴奏声部，在这几小节中它并不重要。引子中它是突出的，见E·普劳特《管弦乐法》第一册第90页的总谱。——原注

叹调；偶而也有二重唱，或一两首四重唱以及惯常的终曲，但咏叹调总是占多数的。将《费加罗》与马丁的《罕见的事》作一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后者的脚本（只有两幕）同样出自达·蓬特的手笔（1786年于维也纳）。

| 莫扎特《费加罗的婚姻》（9名角色） | | 第1幕 | 第2幕 | 第3幕 | 第4幕 | 合计 | 马丁 “una Cosa Rara”（8名角色） |
|---|---|---|---|---|---|---|---|
| 咏叹调 | 巴尔巴丽娜 | — | — | — | 1 | 1 | — |
| | 巴尔托洛 | 1 | — | — | — | 1 | — |
| | 巴西利奥 | — | — | — | 1 | 1 | — |
| | 凯鲁比诺 | 1 | 1 | — | — | 2 | — |
| | 伯爵 | — | — | 1 | — | 1 | — |
| | 伯爵夫人 | — | 1 | 1 | — | 2 | — |
| | 费加罗 | 2 | — | — | 1 | 3 | — |
| | 马尔切里娜① | — | — | — | 1 | 1 | — |
| | 苏姗娜 | — | 1 | — | 1 | 2 | — |
| 咏叹调 | | 4 | 3 | 2 | 5 | 14 | 19 |
| 二重唱 | | 3 | 1 | 2 | — | 6 | 4 |
| 三重唱 | | 1 | 1 | — | — | 2 | 2 |
| 六重唱 | | — | — | 1 | — | 1 | 1 |
| 合唱 | | 1 | — | 1 | — | 2 | 2 |
| 终曲 | | — | 1 | 1 | 1 | 3 | 2 |
| | | 9 | 6 | 7 | 6 | 28 | 30 |

可以看出，虽然《费加罗》拥有更多的角色，但唱段却更少，咏叹调形式正好是全部唱段总数的一半，而马丁

① 在多诺埃斯泰根的抄本（很早以前，但不是手稿）中，马尔切里娜在第一幕中还有另一首咏叹调，用以代替现版本中她与苏姗娜的二重唱。阿弗雷特·恩斯坦博士认为那是莫扎特的原作。由于第四幕中巴西利奥和马尔切里娜的咏叹调总是照例被省去，有时巴尔巴丽娜和费加罗的也被省去，实际上《费加罗》中咏叹调的数目还要少得多。——原注

的歌剧则几达三分之二。莫扎特象威尔第在《弄臣》中那样，似乎有意使他的歌剧构成一系列的二重唱。在旧时的“严肃歌剧”①中，二重唱只不过是两个人表达同一种思想感情的方式；在初期的“滑稽歌剧”②中，这已成为一种滥用的手段。帕尔高勒西在《奥林匹亚德》（L'Olimpiade，1735年于罗马）中创造了一种感伤的对话式的二重唱；莫扎特把这种技巧运用到普通的对话中，从实际需要出发而不是生搬硬套。这样，苏姗娜在《费加罗》第一幕中便完全没有咏叹调，而是参与三首二重唱和一首三重唱；她分别与四个人进行音乐对话——如果把在宣叙调中与凯鲁比诺的对话也计算在内，便是五个人。她在第二幕中的咏叹调实质上是和凯鲁比诺的二重唱，因为整段时间里，她正一边替他打扮一边与他说话，而凯鲁比诺如果不是用歌声就是用动作来表示回答。在歌剧进行中，我们听到她与剧中每一个其他角色的对话；直到最后一幕，也没有因为她的角色处于新的面貌而使她的咏叹调《快来吧，莫迟疑》给我们带来突然的感觉。莫扎特常常试图将戏剧中的动作纳入特定的音乐对话之中。奇怪的是，威柏在三十

① 严肃歌剧(opera seria)是17世纪和18世纪初最流行的一种歌剧形式，以贵族题材，严肃而精心制作的咏叹调和一般曲调的严谨性为其特征。脚本用意大利文。重要角色由阉人歌手担任。——译注

② 滑稽歌剧(opera buffa)亦即喜歌剧，18世纪发展于意大利的一种歌剧形式、常采用轻松题材并从普通生活中提炼角色。情节多为主仆关系，爱情私通之类。音乐比“严肃歌剧”通俗。——译注

年之后的写作中竟完全无视这种可能性，就如他在《自由射手》中所做的：阿格泰和安莘一道歌唱，但没有用音乐进行对话，她们只不过是"各唱各的"，各行其是。威柏和他的脚本作者（也许后者应负主要责任）都把剧中的动作留给对白去解决了。这个时期，莫扎特还取得了他那独特的，使音乐简洁和浓缩的技能；萨蒂、佩西罗、甚至奇马罗萨和舒柏特都得用20小节才能说完莫扎特两小节就能说清楚的话。

莫扎特和达·蓬特必然早已料到，《费加罗的婚姻》谱成歌剧之后一定是很长的；这无疑是它被安排成为四幕的原因，而喜歌剧通常都只有三幕，甚至两幕。四幕难免给表现手法带来一些麻烦，《唐·璜》最初也象《费加罗》一样，是按四幕构思的，后来却改为两幕；另一出很长的歌剧《大家都这样》则可能一开始就是按两幕进行设计的。《费加罗》的长度首先是由于其中挤满了大量戏剧性事件，同时也由于歌手们在咏叹调问题上坚持他们的合法权利；在第四幕中，巴西利奥和马尔切里娜的咏叹调就显然是多余的，对这出戏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而想通过它们来介绍歌唱者的身分则又嫌太迟——至于第一幕的那一些，我们是毫无异议的①。因此，我们有理由作这样的猜

① 关于这些咏叹调，有两点值得说明：马尔切里娜的歌词酷似阿里奥斯多的仿制品，见《奥兰多·福里阿苏》（16世纪阿里奥斯多的叙事诗，亨德尔曾根据该诗作成三幕歌剧。——译注）第5章第1节。巴西利奥咏叹调的歌词也可追溯至更早的渊源，接近结尾的管弦乐中有一个明显的进行曲主题，象是对某一流行曲调的有意引用。我曾向阿弗雷特·恩斯坦博士提出过，他也同意这个看法，但同样未能证实。——原注

测：莫扎特在创作《后宫诱逃》时，曾有意地让他那丰富的创造力留了一手，结果使《费加罗》成为音乐喜剧中的空前名作。后来的任何作曲家是否曾经创作过能与它相匹敌的作品，实在令人怀疑。

费加罗和苏姗娜都是乖巧伶俐和讲求实际的人物，没有过多的内省，这在二重唱中立刻得到表明。我们还可观其行动，先是他们彼此之间的，然后是对其他角色的。伯爵夫人却是另一种情况，她第一次是在独白中出现的，在第三幕里甚至有更重要的独白；她从小就无所事事，是一个只会想到自己的女人。可是一旦参与三重唱或组唱，却又判若两人：对这个世界，包括对她的丈夫，她是阿尔玛维瓦伯爵夫人——对自己，她是 la triste femme délaissée（一个可悲的女人）。凯鲁比诺，如果少一点自我中心的话，倒是高度自觉的。他一出现，便审慎地展示了自己的个性。他的第二首咏叹调（《说吧，你那迷人的尤物》）并不是直接的自我揭示，因为那曾是原来话剧中的一首插曲。脚本的作者们常常为了提高效果而喜欢把一些歌曲当作音乐节目简单地纳入一部歌剧的进程中，但歌剧的设计却要求细致的处理，因为如果音乐只是被作为"音乐"，即作为一种反常的表现方式而被采用，便会破坏一部歌剧的平衡；而歌剧的完整的原则是，音乐应该作为始终处于正常状态的一种表现方式。凯鲁比诺与苏姗娜的小二重唱构思十分巧妙；总是由苏姗娜领先，开始是鼓励的

（转到属调），然后是克制的（转到下属调）。刚刚进入结尾时，凯鲁比诺突然逗人发笑地发出一种稚气的骑士风度的激昂腔调（转到g小调），而实际上苏姗娜是用开始的材料来结束这首二重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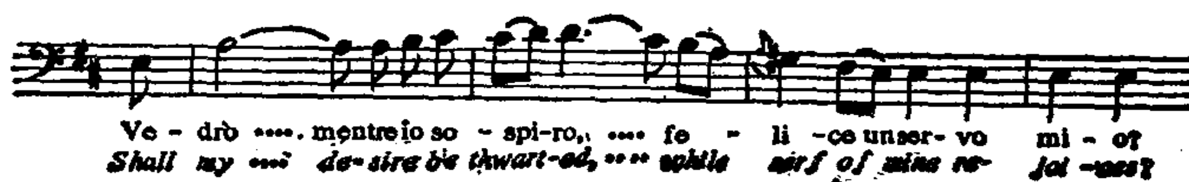
那位伯爵，作为一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先在合唱中作了自我表现。人们也许会说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唱一首咏叹调，直到他停止活动并冷静下来考虑自己的处境时为止。当他唱起他的咏叹调时，那倒是一首自我展示的奇妙的曲子。它与前面那首苏姗娜的二重唱有密切联系，正如我们从以下乐句中可以看到的，边自白，边对着苏姗娜：

原例21




还有那自言自语的强烈乐句：

原例22




歌词大意：

难道我的欲望将遭到挫折，

而我的奴仆却欢天喜地？

他时而似乎与巴尔托洛有什么共通之处，表现为一种渴望报复的滑稽相；时而几乎使人想起贝多芬的皮札洛①那种造作的残忍。

其他角色都不怎么重要，但每个人物都经过严格塑造。连小巴尔巴丽娜那首只唱了一半的小咏叹调也发挥了它的功能；通过对比手法，她的"单纯"越发增添了笼罩着最后一幕那种邪恶的阴谋气氛。这也许更多的是由于我们对这种"单纯"的真实程度还从没有摸透过的缘故。巴尔托洛是个旧世代的遗老，在一支经过充分发展了的老式滑稽歌曲中，已被刻划得淋漓尽致。马尔切里娜与巴西利奥都好容易在第四幕中有机会演唱他们的咏叹调，但其中很少作自我表白。他们俩向来惯施伪装手法，以致一旦摘去假面具，我们也难以看清其真面目，因为在面具之中较脱去面具后有着更多的个性。

在老式的歌剧迷看来，《费加罗》的中心唱段是《说吧，你那迷人的尤物》，其次才是《哪里的声音》、《情书二重唱》和《快来吧，莫迟疑》；如果要举出一首男声唱段，那便是《大丈夫去当兵》。我倒认为歌剧的决定性时刻应该是第三幕中的六重唱；我实在想不出，在任何其他歌剧里是否有任何一首合唱曲能够产生——同样指纯音乐手段——如此惊人的戏剧力量，以及象《他的母亲！他的母亲！》那样，通过各声部的此起彼伏而达到如此强烈

① 皮札洛为贝多芬歌剧《菲德里奥》中的狱长。——译注

的喜剧性。何况还有那么多精彩的细节：马尔切里娜第一个乐句的和蔼可亲，那种因狂喜而惊叫的可笑，伴随着伯爵和唐·库尔乔[1]（在台后）的困窘；还有苏姗娜的突然出现，她完全被蒙在鼓里，为她所作的滑稽而费力的解释；最后，是出现在末段的引人入胜的新主题（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沙利文[2]手法的先现）以及为了歇气而出现休止时，伯爵和库尔乔再一次发泄他们的暴怒。另一个精彩部分是第四幕中费加罗的宣叙调和咏叹调，很遗憾，有时为了节省时间竟被省去！第四幕一开始便立刻带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气氛。至此，整个骗局还只不过是一场计分游戏，而参加游戏的人还没有一个能处处都得心应手；这时，巴尔巴丽娜——人们期待着的最后一个角色——在陌生的 f 小调上唱出了不祥而焦急的调子。

第四幕在演出中通常都被大大删减，以致歌剧迷中也很少有人能真正知道这一幕的完整内容。可以看出巴尔巴丽娜是在寻找她的别针；然后进来费加罗和马尔切里娜。费加罗已开始认真面对新的处境；在舞曲和别针间奏曲之后，他由于失去苏姗娜的信任而转向寻求他母亲的安慰。她是个富有实际经验的女人；她告诉“他”，不要慌张和匆匆作出错误的结论；同时她又告诉“我们”，不管发生

---

① 库尔乔(Don Curzio)，法律顾问，《费加罗》中未出场的人物。——译注

② 沙利文(Sullivan，1842—1900)，英国作曲家。——译注

什么，“一个女人应该支持另一个女人”。她唱起辱骂男人的咏叹调，然后退场。接着，在巴尔巴丽娜回到左边那个最后将容纳演员表中大多数演员的凉亭里寻找凯鲁比诺之后，巴西利奥和巴尔托洛又与费加罗进行另一次会面，他为了自身的目的而把他们邀集到花园里来。以下是宣叙调的一段：

“巴西利奥：你要我们到这儿来，我们来啦。
巴尔托洛：你为什么愁眉苦脸，活象戏剧里的反面人物？这神秘的约会究竟是为了什么？
费加罗：马上你就会明白。你们是被邀来目睹主人的古老殊荣的，将由我那善良的妻子授予。
巴西利奥：啊，是真的吗？他们用不着我就全都安排好啦！
费加罗：稍等一等，不会有人发现你们的，我还得去张罗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听到我的口哨声你们就一齐冲出来。”

巴尔托洛完全迷惑不解；巴西利奥，这个全部阴谋的策划者却立刻明白过来；他为伯爵在处理这事时竟把他撇在一边而大为恼火，但一想到这种“揭露”即将带来的结果，却又象在第一幕中那样洋洋得意。这时，他对着巴尔托洛唱了一首简短的说谎咏叹调，然后便双双隐蔽起来。

费加罗重新进来；到此为止所发生的一切，已足以稳步过渡到他那首大型的宣叙调和辱骂女人的咏叹调，通过这，表达出他全部的愤怒和由衷的真诚。唱完咏叹调他便退下，但不是进入后台，而是来到舞台的前沿，这里他被想象成走向刚刚上台的伯爵夫人和苏姗娜，实际上全部时间里他只是对着观众，继续扮演他们的角色，同时形成观众与舞台之间的一种联系。他无意中听到两个女人对话的每一个字和苏姗娜咏叹调的每一个音；其实，苏姗娜完全知道他就在身旁并有意让他去偷听。苏姗娜的咏叹调之后便是终曲的开始，至于巴西利奥和巴尔托洛最后的露面，如果我们已知道他们隐蔽的目的是为了"in flagranti delicto"（"在作案的现场"）捉拿伯爵和苏姗娜的话，那只不过是一次正式亮相而已。

（译自《莫扎特的歌剧》）

# 歌 剧 脚 本

词作者：〔意〕罗伦佐·达·蓬特
译　者：　陈　刚　　柳　村

**时间：** 十七世纪
**地点：** 西班牙塞维利亚城近郊阿瓜·费雷斯卡村，阿尔玛维瓦伯爵的别墅

# 第　一　幕

景：一间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的屋子，当中放着一把扶手椅。

费加罗〔以下简称费〕：

(用脚步量房间) 一五，一十，二十，三十，三十六，

四十三……

苏姗娜〔以下简称苏〕：

(照镜子) 这顶帽子不大不小，

高兴得我手舞足蹈。

费：一五，一十，二十，三十，

三十六，四十三……

苏：请看，亲爱的费加罗，

看看我做的这顶小帽。

费：噢，你戴着它正好，

更衬出你的花容月貌。

苏、费：(二重唱)

啊！婚期眼看就要来临，

这顶小帽由我/你亲手缝制，

戴在头上使我更加迷人，

我/你丈夫见了说不出地高兴。

苏：我亲爱的费加罗，

你在忙着干什么？

费：我正在左思右想，

伯爵给咱们的那张床，

是不是适于

放在这个地方。

苏：放在这个地方？

费：当然！老爷真大方，

给了咱们这么一间房。

苏：我不想住在这地方。

费：这话怎么讲？

苏：我当然有原因。

费：有什么原因，

赶快跟我说明。

苏：因为我不愿意

住在这里。

你是否同意？

费：我真弄不清，

你为什么不欢喜，

伯爵府里

这间最舒适的卧室。

苏：因为我是苏姗娜，

而你是个白痴。

费：谢谢你——对我的鼓励！

咱们看看

别的屋子是不是更惬意。

如果伯爵夫人，

夜间突然叫你，

“嘭，嘭，”你走两步

就能到她屋里。

如果老爷找我，

“咚，咚，”我跑三步，

就能到跟前听命。

苏：可是，哪天清晨，

假若尊敬的伯爵，

“嘭，嘭，嘭，”把你支到

三英里外去。

“咚，咚，”魔鬼再把他

带到我的门口，

只要迈三步，他就……

费：苏姗娜，住嘴。

苏：你听着——

费：有话快说！

苏：如果你想听下文，
　　那就别乱猜疑，
　　惹我生闷气。
费：我急着想知究竟，
　　这心事，这疑虑，
　　使我心不宁。
苏：嗯，好吧，你听着，要耐心。
费：快说，是怎么回事？
苏：尊敬的伯爵
　　已倦于继续追逐
　　邻村姑娘和外国千金，
　　如今想回到府上
　　再试试他的红运。
　　注意，引起他胃口的美人
　　并不是伯爵夫人。
费：他看上了谁？
苏：看上了我，苏姗娜。
费：是你？
苏：对，看上了我；他希望
　　咱们住在他附近，
　　这对实现他的美妙计划有利。
费：真妙！继续说下去！
苏：这就是他的好意，

这就是他对你和苏姗娜的关心。

费：噢，你看看，他对咱们多殷勤。

苏：别打岔，我还有一件事，

我的歌咏老师唐·巴西利奥

就是为伯爵穿针引线的奴才，

上课时老说伯爵对我有意思。

费：啊，巴西利奥，这个狗杂种！

苏：你却总在想，

老爷送给我嫁妆，

是因为你长得漂亮。

费：我认为是这样。

苏：他送给我嫁妆，

是为了在我身上

满足欲望……

半小时的初夜权，

他要重享……

费：听说伯爵大人

已经放弃这种封建权利。

苏：不错；但他已懊悔，

想在我这里

重享这个权利。

费：滑稽！真有趣！

多可爱的伯爵大人！

咱们走着瞧吧，

你们会得知……

（传来一阵铃声）

谁喊你？噢，伯爵夫人。

苏：再见，费—费—费加罗，宝贝。

费：亲爱的，打起精神！

苏：你自己要冷静！（下）

费：真行，可爱的大人！

今天我终于知道了，

其中的秘密；

您的阴险用心，

我也已经看清。

您想要带我们去伦敦，

我是信差，你是使臣，

至于苏姗娜

就当你的秘密随从……

决不行，决不行，

费加罗不答应！

尊敬的公爵，您如想跳舞，

我可以弹吉他，给您伴奏；

您如果想跟我学本事，

我就教您怎样翻筋斗。

我要慢慢地、不声不响地

把一切弄个水落石出。
既要耍手腕，又要用计谋，
这边道几声，那边说几句，
所有阴谋都会被我揭破。
（巴尔托洛和马尔切里娜上）

巴尔托洛〔以下简称托〕：你居然一直等到
他俩要结婚的时候，
才把这事告诉我？

马尔切里娜〔以下简称马〕：
（手持债据）还来得及，
亲爱的大夫，
我心中有数。
即使婚礼前几分钟，
我只要找一个借口，
就能把他俩的婚约解除。
须知费加罗
除了给我留下这张债据
还向我立下海誓山盟……
所以……只要……
至于苏姗娜，
可以吓唬她一下；
再使个手腕，
让她抵制住

伯爵的诱惑。

伯爵为了报复，

就会全力支持我；

那时候，

费加罗准会成为我丈夫。

托：（从马尔切里娜手中拿过债据）

好吧，你已把情况统统告诉我，

其余的事，全都包在我手中。

（一旁）那家伙曾经妨碍我

把罗西娜搞到手；

这回我要把我的老[illegible]

硬塞给他当老婆。

（马尔切里娜下）

报复，报复，啊，尽情报复，

聪明人受了辱，就要伺机报复；

委曲求全，忍辱负重，

谨小慎微，不配当大丈夫。

略施小计，耍点权术，

头脑冷静，胸有成竹，

慎重从事，定能成功。

有志者，事竟成，

完全不必引经据典，

事事找根据。

即使你查这查那
翻破万卷书，
到头来，稍不留神，
看错一个字，
也必将使你
手忙脚乱无所措。
塞维利亚人
谁个不知巴尔托洛，
费加罗再刁钻，
也不是我的对手。（下）

（马尔切里娜上；俄顷，苏姗娜手拿便帽、缎带和睡衣上）

马：不要紧，事情能补救，
我还有一线希望。
（低声）噢，苏姗娜来了，
权且佯装不知，
当作没有看见她。
（大声）费加罗一心一意
想娶那个小宝贝。

苏：（待在后面，小声地）
她说的是我。

马：费加罗并不是
一个有出息的好青年，
他见钱眼开！

苏：（一旁）

老妖婆！难怪她

至今也找不到丈夫。

马：当然！他以为她最美丽

两个眸子很动人，

一副神情真温顺……

可是……

（两人都想退下，但在门口相遇）

苏：你好，太太。

马：见到你，真愉快！

最可爱的太太！（行屈身礼）

苏：（行屈身礼）见到你，我更愉快！

最尊敬的太太！

马：请，请你先进！

苏：不，不，你先进。

马：你是待嫁新娘，

我是穷佣人，

我不能太无礼！

苏：不，你是贵夫人！

马：你是伯爵的意中人！

苏：你使大家都倾心！

马：你的仪容丰贵！

苏：你的服饰绚丽！

马：你的地位比谁都优越！

苏：你的年龄比谁都轻！

马：（一旁）

啊，老天！这么下去，

我难免不发脾气！

苏：老朽不堪的妖婆，

叫我笑个不停！

（马尔切里娜气呼呼地下）

苏：快滚开，老妖婆，

没人要的老处女，

你仗着过去

教夫人读过书，

就不知天高地厚。

（凯鲁比诺匆匆上）

凯鲁比诺（以下简称凯）：

啊，苏姗娜，你在这儿！

苏：噢，是你！有什么事？

凯：唉！他发现了我！真倒霉！

苏：谁发现了你？怎么回事？

凯：昨天，伯爵发现我

单独和巴尔巴丽娜在一起，

立刻便把我辞退；

如果伯爵夫人，

我那美丽的教母，
不肯为我求个情，
我的苏姗娜，
我只好离开你，一去不复回。

苏：你舍不得离开我？
哟，你那颗多情的心，
难道不是偷偷爱着伯爵夫人？

凯：不，她太高贵，
使我望而生畏！
你真运气
可以随时欣赏她的胴体，
早晨替她梳妆，
晚上替她解衣，
在她的衣服上镶道花边
别个胸针……
哎！如果我是你……
（发现苏姗娜手中的缎带）
那是什么东西？

苏：噢，是伯爵夫人的缎带，
帽子上的装饰品！

凯：（抢缎带）
啊，给我吧，好姐姐，
请你发个善心。

苏：（夺回缎带）

不行，决不行。

凯：这根缎带多么珍贵！

又多么美丽！

（吻缎带）

我宁可失去生命，

也不还给你！

苏：（追凯鲁比诺，欲抢回缎带；累得气喘吁吁地停下）

你真是蛮不讲理！

凯：把缎带给我，姐姐！

为了报答你，

我愿意把我作的这首歌送给你。

苏：一首歌有啥稀奇？

凯：你可以自唱自赏，

也可以唱给夫人听，

还可以让

巴尔巴丽娜、马尔切里娜

和府上的所有女人

一起来听听。

苏：可怜的凯鲁比诺，

你实在太多情！

凯：我心神不定，坐卧不宁，

有时热似火，有时又冷如冰；

每位姑娘都能使我倾心，
每位女郎都能叫我动情。
一听见爱情这个词，
我的心里就不安宁，
我的胸中就翻腾。
一种难以解释的欲望，
使我一开口就要谈爱情。
我清醒时谈爱情，
睡梦中也谈爱情，
我对水、对树影、对山岭、
对鲜花、对绿草、对喷泉、
对微风、对空气、对回声，
都诉说我的爱情。
然而，我找不到知音，
既然没有人爱听，
我只好，
说给自己听。

（凯鲁比诺欲下，忽见伯爵从远处走来，立刻回转身，躲到扶手椅后面）

凯：哎，真是倒霉！

苏：别担心！
躲藏起来，不要紧。

伯爵（以下简称伯）：
（上）苏姗娜，我觉得你

惊慌失措，心绪不定。

苏：您得为我着想，大人，

万一这儿来个人……

唉，快走吧，求求您。

伯：（在扶手椅上坐下，握住苏娜娜的手）

等一等，

我有话要告诉你。

苏：（抽回手）我不想听。

伯：只说两句，我就离开你：

国王委任我

赴伦敦当使臣，

我已决定

带费加罗去上任。

苏：（怯生生地）

大人……

我想求您……

伯：（站起）说吧，说吧，亲爱的，

你完全有权利

随时随地对我发号施令，

要求我，命令我，都行……

苏：（气愤地）快离开这里，伯爵大人，

我不愿意享受这种权利。

唉，我真不幸！

伯：别生气，苏姗娜，

我愿意成全你。

我对你的一片心意，

巴西利奥想必已向你说明。

求求你，趁着此刻

冥色已降临，

请你跟我进花园，

略叙衷情，

我将会对你

感激不尽。

巴西利奥（以下简称巴）：

（声音从台后传出）

老爷不在家里。

伯：（问苏姗娜）说话的人是谁？

苏：噢，老天！

伯：（对苏姗娜）

出去拦着，

谁也不许进。

苏：您一个人待在这里？

巴：（声音从台后传出）

没准在太太屋里，

我去找，你等一等。

伯：（指着扶手椅，问苏姗娜）

我躲在后面吧，行不行？

苏：不行，不行。

伯：反正不能让他看见我在这里！

苏：啊呀！别躲进去！

（伯爵欲藏到扶手椅后面去，苏姗娜急忙拦阻，以免凯鲁比诺被发现。伯爵把她推开。凯鲁比诺乘机从扶手椅后面偷偷走出，坐进扶手椅，蜷缩着身子。苏姗娜用手中的睡衣把他连人带椅子蒙上。稍后，巴西利奥上）

巴：苏姗娜，老天保佑你！

有没有看见伯爵大人？

苏：伯爵到我这里

会有什么事情？！

别啰嗦，请你出去。

巴：等一等，别生气，

费加罗有事找大人。

苏：他要找大人？要知道

大人比你更恨他。

伯：（一旁）

看他对我是否忠心。

巴：我从来也没有听人说过，

爱上有夫之妇的人，

会恨她的丈夫——

而伯爵爱你爱得要发疯。

苏：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快离开这里！

我不想听你的无耻谰言，

也不需要伯爵和他的爱情。

巴：各有各的习性，

谁也不勉强谁。

我一向以为，

你如同其他女人，

宁愿选一位稳重明智、

气宇轩昂的阔老当情人，

而不要风流的小年轻。

苏：你是指凯鲁比诺？

巴：对，凯鲁比诺，风流的小年轻，

今天早晨，他在这附近踟蹰，

打算走进你的屋里。

苏：（气愤地）

胡说八道，血口喷人，别有用心。

巴：你说我别有用心？

因为我耳清目明？

请你坦白告诉我，

他唱情歌给谁听？

你，还是伯爵夫人？

作为朋友，

我一定守口如瓶。

苏：（一旁）

他是怎么知道的？

巴：姑娘，顺便提醒你，

对他要严加教训。

他在吃饭时，

只是盯着夫人，

那副模样实在恶心。

要知道，伯爵大人倘若知情，

一定会，火冒三丈，暴跳如雷。

苏：你真卑鄙！到处散布流言蜚语，

究竟是何居心？

巴：我有何居心？

我只是人云亦云，

既不添枝，也不加叶，

从来也不拨弄是非。

伯：（从扶手椅后面猛地走出）

快说！人们有哪些议论？

巴：（一旁）

嗬，真妙！

苏：（一旁）

唉，糟糕！

伯：（对巴西利奥）

原来如此！你马上去

把凯鲁比诺撵走！

巴：我不该进来，对不起！

请你原谅，啊，伯爵大人。

苏：唉，糟糕！偏偏他来了，

我痛苦，我烦恼！（晕倒）

伯、巴：（赶紧扶着她）

唷！可怜的姑娘晕过去了！

怎么办？还好！心脏还在跳！

巴：（朝椅子走去）

让她坐到椅子上，慢……

苏：（逐渐苏醒）

我在哪里？莫非在梦里？

（推开两人）你们真卑鄙！赶快出去！

伯、巴：我们在这里，

是为了照料你；

你的贞操

不会出问题。

巴：（对伯爵）

我刚才讲的那些，

只是传闻，只是怀疑，

是些无根据的猜忌。

苏：那是造谣，是栽赃，是污蔑，

您别相信，伯爵大人。

伯：反正得辞掉那个小年轻！

苏、巴：他多可怜！多么不幸！

伯：（揶揄地）

什么不幸?！什么可怜?！

他曾被我当场发现。

苏：什么?

巴：怎么回事?

伯：这事发生在昨天：

巴尔巴丽娜把门关严，

我敲了半天，

她才慌里慌张把门开。

我当然马上犯了疑心，

四处张望，四处搜寻。

我走到桌子跟前，

伸手把台布轻轻掀起——

桌子下，藏着个人！

嘿！就是……

（表演发现凯鲁比诺的经过，掀开蒙在扶手椅上的睡衣，看见了凯鲁比诺。）

凯鲁比诺！这是怎么回事?

苏：唉，我真倒霉！

巴：（大笑）嘿，这可更妙！

伯：苏姗娜，你真纯洁！

我终于睁开了眼睛！

苏：这回真是糟糕透顶！

怎么办？公正的神明！

巴：姑娘们全是这个样，

用不着这样吃惊！

伯：巴西利奥，快去找费加罗，

让他亲眼瞧瞧，

看他会怎么说！

苏：让他来好了，

我会解释清楚。

伯：（对巴西利奥）先别走。

（对苏姗娜）真不要脸！

证据这么明显，

你难道还能够狡辩？！

苏：我清白无辜，

不需要狡辩。

伯：（指着凯鲁比诺）

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苏：您进屋时，

他正和我在一起，

对我苦苦哀求，

希望我在夫人面前

为他求个情。

您突然来到，

他躲避不及，

只好利用扶手椅

暂且藏身。

伯：不对，我进屋时，

坐的就是这把扶手椅。

凯：我当时是在椅子后面藏身。

伯：可是，我后来走到椅子后，

怎么没见你？

凯：我赶紧闪到前面，

坐进扶手椅，

蒙上睡衣。

伯：（对苏珊娜）

唉，老天！我刚才对你说的话，

他全都听见，一字不差！

凯：我捂着耳朵

尽量不听您讲话。

伯：哼，撒谎！

巴：有人来了，请注意！

伯：（把凯鲁比诺推下椅子）

给我站起来，

你这个坏东西！

（费加罗手持白纱披肩上；身穿白色衣衫的村民们同上，他们朝伯爵

撒花。）

众村民：我们是快乐的年轻人，

把鲜花献给伯爵大人，

他心地善良，体恤百姓，

悉心爱护新嫁娘的童贞。

伯：（问费加罗，诧异地）

他们在演什么戏？

费：（不答，对苏姗娜）

序幕刚拉开，

快到我身边来，快。

苏：（一旁）

我心里烦闷。

费：（对伯爵）

大人，蒙您废弃了

一项卑鄙的权利。

请允许我们以这种方式，

表示对您的由衷谢意。

伯：权利已废弃，

你们不必过分客气。

费：今天我俩来采摘

您的贤举的第一个果实，

我的新娘保持了纯洁，

得感谢您的体恤和好意。

我俩的佳期已经择定，
请您给她戴上处女冠一顶。
伯：（一旁）这家伙真机灵！
我要将计就计！
（大声）朋友们，衷心感谢诸位的诚挚！
诸位的溢美之词，
在下实在受之有愧。
敝人只是在自己的领地里，
废弃了一项不道德的权利，
使一切更加符合人情。
众：伯爵万岁！万岁！万万岁！
苏：（嘲讽地）真高贵！
费：真讲人情！
伯：（对费加罗）
我同意你们今天就举行婚礼，
但在时间上要给我留有余地：
我要大办宴席，广请佳宾，
使你们宴尔新婚，更加高兴。
（一旁）我要赶快把马尔切里娜找来。
（大声）去吧，朋友们。
众：我们是快乐的年轻人，
把鲜花献给伯爵大人，
他心地善良，体恤百姓，

悉心爱护新嫁娘的童贞。（下）

费：真伟大！

苏：真伟大！

巴：真伟大！

费：（向凯鲁比诺）

你为什么不说话？

苏：凯鲁比诺真可怜，

因为大人

要把他从家里往外撵。

费：唉！偏偏要凑在今天！

苏：凑在咱俩成婚的今天！

费：凑在皆大欢喜的今天！

凯：（在伯爵面前跪下）

大人，恳求您饶恕！

伯：你不值得饶恕。

苏：（对伯爵）

他是个孩子，不懂事。

伯：寻花问柳，倒挺有本事。

凯：我确实很幼稚，

万望饶了我这一次。

伯：（搀起凯鲁比诺）

行，行，我就饶了你，

还要给你晋级：我的部队里，

正缺少连队指挥官一名；

我委任你为连长，马上去上任。

再见！（欲下；苏姗娜、费加罗拦住他）

苏、费：唉！让他再待一天吧！

伯：不行，得马上动身。

凯：（悲叹）

遵命，伯爵大人，

我已作好准备。

伯：（对凯鲁比诺）

最后拥抱一次苏姗娜吧，

从今后再也见不到任何女人。

（凯鲁比诺拥抱了一下苏姗娜）

伯：（一旁）

我这一招做得真聪明。

（伯爵和巴西利奥下）

费：（对凯鲁比诺）

喂，连长先生，

祝你仕途高升！

（低声）甭理他，在这儿再待一天吧。

（大声）再见，亲爱的连长先生，

祝贺你前程远大，未来似锦！

亲爱的，美少年，凯鲁比诺，

从今后，无法再，寻花问柳，

也无法，昼与夜，到处转悠，
撩得那，姑娘们，心驰神游。
从今后，看不见，羽翎头饰，
看不见，时髦的，绒帽轻裘，
还有那，蓬松的，迷魂卷发，
以及那，美丽的，樱桃小口。
凯鲁比诺，快上战场，
蓄上胡须，背起行囊，
佩把利剑，扛支长枪，
昂首挺胸，仪态威严。
裹上头巾，戴上大钢盔，
威武雄壮，就是缺点钱。
风里雨里，匆匆行军，
不能跳舞，没有盛宴。
跨过深谷，越过高山，
日夜兼程，奔赴疆场。
暑热灼人，大雪扑面，
号角喧天，硝烟弥漫；
炮声隆隆，持续不断，
子弹呼啸，耳际鸣响。
凯鲁比诺，快去打仗，
立下战功，衣锦还乡。（众人下）

# 第 二 幕

景：一个华丽的房间，后墙有一凹处，中部有一扇门，通向里屋：苏姗娜住的小房间。舞台左侧有一扇窗。左侧三道幕处有一扇门，通向走廊；右侧五道幕处有另一扇门，通往盥洗间。

伯爵夫人（以下简称夫）：

爱神，请给我一些安慰，
减轻我的痛苦和伤悲，
伯爵爱上了我的女婢，
我但求一死，万念俱灰。

（宣叙调）

进来，苏姗娜，坐下，
你把经过统统讲出来。

苏：（上）

我已经讲完。

夫：他真的想勾引你？

苏：是这样。不过

他是伯爵大人，
不必跟使女们彬彬有礼，

稍微花点钱，
不愁我们不依。
夫：唉！他不爱我了，
真狠心。
苏：可是，他为何
怕您爱上别人？
夫：如今的男人全是这个德行，
自己对妻子不忠诚，
却要妻子忠贞不贰，
动辄便争风吃醋，大发雷霆。
不过，假如费加罗真心爱你，
那他……
费：（唱着歌上）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苏：他来了。
（对费加罗）
过来，亲爱的，
夫人正在把你等待。
费：（欢快地）
夫人，您大可不必
为此长吁短叹，
这事其实很平常：
伯爵大人爱上了我的新娘，

因此想偷偷摸摸
把那项已废弃的权利重享。
这件事情可以办到，
也很正常。
夫：可以办到？
苏：很正常？
费：对，可以办到，也很正常，
只要苏姗娜情愿。
苏：还有什么话，快讲。
费：马上就讲完。
伯爵已作出决定，
派我当他的信使，
让苏姗娜任大使馆的机密顾问。
可是，苏姗娜脾气乖戾，
竟然拒绝这项任命。
伯爵气得发出威胁，
要让马尔切里娜和我结婚。
这就是所有的详情细节。
苏：这么一件严重的事情，
你怎么能够视同儿戏？
费：我只是寻寻开心，
难道你真的生了气？
这里有个妙计：

我要写封短信，
托巴西利奥交给大人。
信中写道：
（对伯爵夫人）
夫人和她的心上人
在跳舞的时候
定下了幽会的日期。

夫：天哪！不能这么做！
他很爱吃醋！

费：就是要让他吃醋，
气得他浑身发抖，
忐忑不安，六神无主；
气得他食不知味，
夜不成寐，疑虑满腹。
还要冷言冷语，嘲讽几句：
他想勾引苏姗娜，
有人却在诱惑他的妻子。
他会匆匆去捉奸，
我们便会有足够的时间；
只要婚礼一开始举行，
他就无法再从中作梗，
何况当着伯爵夫人的面，
公开阻拦婚礼谅他也不敢。

苏：即使伯爵不敢，

马尔切里娜会替他出面。

费：（对苏姗娜）

你呀，闲话少说！

快去告诉伯爵，

让他在傍晚时分，

到花园里来幽会。

可爱的凯鲁比诺，

听了我的劝告，还没有走；

你让他男扮女装，

穿上你的衣服，

进花园把伯爵等候。

伯爵一旦被夫人当场捉住，

便不得不言听计从，唯唯诺诺。

这是唯一的妙计，

舍此别无他路可走。

夫：（向苏姗娜）

你说行吗？

苏：挺不错。

夫：不知能否成功？

苏：他好象胜筹在握……

不过，时间是否够？

费：伯爵打猎刚出发，

一时半时难回还。
凯鲁比诺我去叫，
请他速来莫迟缓。
脱下男装换女装，
此事交给你们办。

夫：然后呢？

费：然后……伯爵大人
如果想跳舞，
我便弹吉他，
给他伴奏。（下）

夫：苏姗娜，我很痛苦，
伯爵干的荒唐事，
凯鲁比诺听得一清二楚。
哎！你可知道，
他一直没来找我，
为的是什么缘故？
还有，那首情歌在何处？

苏：在这儿，您别发愁，
咱们让他再给您唱一次。
别说话，来人了，正是他。
（凯鲁比诺上）
欢迎你，快请进，
军官先生！

凯：哎？请你不要
用这个倒霉的称号：
它使我想到
我必须把伯爵夫人忘掉。
她对我真好！
苏：她也很美貌！
凯：（叹气）
唉！真美貌！
苏："唉！真美貌！"
别假装多情！
今天早晨，
你唱那首情歌
名义上为夫人，
实际上给我听。
哼，现在请你，
再唱一遍听听。
夫：作者是谁？
苏：这还用问？
您瞧他的那张脸，
一直红到耳根。
夫：（对苏姗娜）
去把吉他拿来，
你弹他唱我听。

凯：我紧张得战战兢兢……

但是，如果您真要听……

苏：夫人当然要听，

快唱吧，小年轻。

凯：（在苏姗娜的吉他伴奏下，开始唱歌）

你们都知道什么是爱情，

你们应理解我的衷情！

我愿把一切讲给你们听，

新奇的感受我也说不清，

只觉得心里充满激情。

我有时痛苦，有时兴奋，

一会儿充满火样热情，

一会儿却又寒冷如冰。

我想在别处寻觅幸运，

却总也不见它的踪影，

我情不自禁，哀叹呻吟，

我身不由己，胆战心惊，

白天和黑夜，坐卧不宁，

但我却情愿受此苦刑。

夫：真好！你的歌喉美妙！

我从未想到

你能唱得这么好！

苏：噢！他不但能唱歌，

干任何事都不错。
英俊的军官，过来！
费加罗是否……

凯：那件事他已告诉我。

苏：那好，过来比比……

（与凯鲁比诺比身高）

很好，合乎理想；
咱俩的身高相仿。
喏！脱下外面的衣裳。

（脱掉他的衣服）

夫：合适吗？

苏：没什么。

夫：有人进来怎么办？

苏：怕什么！我们没把坏事干。

（瞥了一眼门）

噢，还是把门关上。
夫人，他的头发蓬乱，
这怎么办？

夫：我的小帽在梳妆台上，
可以给他戴上。

（苏姗娜走进盥洗间取帽子。凯鲁比诺走到伯爵夫人身边，从口袋里掏出委任状，递给她。）

这是什么？

凯：我的委任状。

夫：这事办得真快！

凯：是巴西利奥给我的。

夫：（把委任状还给凯鲁比诺）

他们匆匆忙忙，忘了盖章。

苏：（手持小帽上）

什么地方忘了盖章？

夫：委任状上。

苏：那帮人过于匆忙！

小帽拿来了。

夫：快戴上。嗯，正好。

可是，如果伯爵这时来到，

那就糟了。

苏：走过来，来到我面前，

跪下，身体别摇晃。

（拉过凯鲁比诺，让他跪着。伯爵夫人在一旁坐下）

现在把头转过来，

很好，就这样。

（给凯鲁比诺梳头，先梳一边，后梳另一边）

现在转过脸，对着我看。

（凯鲁比诺不住对伯爵夫人做媚眼）

注意！眼睛别乱转，

对着我看，别做媚眼，

夫人不在这边。
身子挺直，别乱晃。
好了，现在转过脸，
仍旧看着我，就这样。
不错，领子再竖高点
衣服往下拽一拽，
双手应该放胸前。
现在我们来看看
你走路是什么模样。
（对伯爵夫人）
夫人，您看，这个小坏蛋，
模样儿真叫人喜欢！
目光明澈如水，
脸庞多么可爱，
女人们个个喜欢他，
当然一点不奇怪。
夫：他的模样真可爱！
苏：扮成女人后，姿色出众，
连我看了也嫉妒！
（对凯鲁比诺）
喂，你这个小年轻，
用了什么办法，
长得这么迷人？

夫：好了，别太孩子气，
　　把他的衬衫袖子，
　　往上卷一圈，
　　这样，穿上外衣后，
　　就会显得更服贴。
苏：好吧。
夫：往后一点，就这样。
　　（发现凯鲁比诺的胳膊上缚着缎带）
　　这是什么带子？
苏：就是他抢走的那条缎带。
夫：怎么有血迹？
凯：这血迹……我也不清楚……
　　我摔了一跤……
　　碰到一块石头……
　　擦破了手上的皮肤……
　　我就用这条缎带
　　把伤口裹住。
苏：让我瞧瞧。伤势不重。
　　啊，老天！他的胳臂
　　比我的还白！
　　难怪姑娘们……
夫：别再胡言乱语！
　　快到盥洗间里去，

梳妆台上有膏药，

拿来给他敷伤口。

这一根缎带，

颜色鲜艳绚丽，

我不愿把它失去！

（苏姗娜下；夫人凝视着缎带；凯鲁比诺跪着，呆望着夫人。顷刻，苏姗娜手拿膏药和剪刀复上。）

苏：拿来了。

是不是再拿一根缎带？

夫：对，再拿一根缎带！

快去，快来。

（苏姗娜拿着凯鲁比诺的外衣下）

凯：哎，那根缎带，

治愈伤口更快！

夫：什么？治伤哪能用缎带？

凯：那根缎带……

束过佳人的头发，

触过佳人的玉体……

夫：（打断他）

别说胡话！

只有膏药能治伤，

你难道不懂？

据说它还有一种

特殊效用！

凯：夫人，您别责怪我，

我在这儿的时间不多。

夫：可怜的孩子！你的命不好！

凯：唉！我很痛苦！

夫：（深受感动）

你别难过！

凯：老天啊！快让我死去吧！

如果我确实已离死期不远，

我就敢吻吻您的芳唇！

夫：（掏出手帕，为他拭干眼泪）

别犯糊涂，别发疯！

（听见有人敲门）

谁在敲门？是谁？

伯：（声音从台后传出）

为什么插上门？

夫：（对凯鲁比诺）

是我丈夫！

天哪！我完了！

你身上没穿外衣，

单独和我在一起……

加上他又收到一封信……

定会大发醋意！

伯：（声音更响）

怎么不开门？

夫：（结结巴巴地）

我……我……我马上来。

伯：你刚才和谁说话？

夫：和……和你……当然是和你。

凯：自从出了那些事，

他已对我恼羞成怒……

这回决不能让他看见我。

（跑进盥洗间，插上门）

夫：啊！在这危险时刻

愿上苍保佑我。

（拿钥匙，去给伯爵开门）

伯：（穿猎装上）

你好象没有习惯，

进屋后把门锁上。

今天有点反常。

夫：不错，但我……

我正在这里收拾……

伯：收拾什么？

夫：一些杂物。

苏姗娜给我帮忙，

她刚回到自己的房间。

伯：不管怎么说，

你的神色很慌张。

喏，这儿有封信，请看。

夫：（一旁）

老天！这就是

费加罗写的那封信！

（凯鲁比诺在盥洗间里碰翻了椅子）

伯：什么东西在响？

盥洗间里

有样东西被打翻。

夫：我什么也没听见。

伯：你过分紧张，

什么也听不见。

夫：我紧张？

伯：对，因为里面有人。

夫：瞎说，会有谁呢？

伯：是我在问你，

我刚刚才到这里。

夫：噢！对……

苏姗娜……准是她……

伯：你不是说，她已回到

自己的房间？

夫：唔，也许回去了，

也许进了盥洗间，

我也说不上。

伯：既然是苏姗娜，

那你何必这么紧张？

夫：（强装笑脸）

我看上去很紧张？

伯：是的，很紧张。

难道只是因为苏姗娜？

夫：哼，苏姗娜，

并不使我紧张，

倒会使你不安。

伯：冷静点，先别忙，

马上便可知端详。

（苏姗娜从后台那扇门中探出身来，发现伯爵站在盥洗间门前）

伯：苏姗娜，赶快走出来，

快出来，快一点！

夫：你别进去！听我细讲！

她不能走出盥洗间。

苏：（一旁）

他俩为什么吵嚷？

凯鲁比诺现在何方？

伯：她不能出来？！为什么？

夫：她正在盥洗间里

试穿新娘的衣裳，
不好意思让你看。
伯：情况已经很明显：
情夫藏在里边！
夫：情况已经很危险，
结果不堪设想！
苏：（一旁）
我算看出了名堂，
好戏即将开场！
伯：苏姗娜！
夫：（对伯爵）
不许进去！
伯：（向着盥洗间）
你赶快出来。
夫：（对伯爵）
你听我讲。
伯：（向着盥洗间）
快出来。
夫：（对伯爵）
不许进去！
伯：我偏要这样！
夫：她不能出来！
伯：（向着盥洗间）

苏姗娜，是你在里面吗？

答应一声吧！

夫：别响，别响，别回答，

苏姗娜，你别回答。

（苏姗娜藏到墙凹处）

伯、夫：请注意，我的妻子/丈夫，

如果出了丑闻，

咱俩都会丢脸，

这事最好避免。

苏：（一旁）

啊，老天，局面危险，

如果出了丑闻，

大家都会丢脸，

这事无法避免。

伯：（对夫人）

快把盥洗间打开！

夫：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打开？

伯：哼，你走开，

我没钥匙也能开。

喂，来人！

夫：这么说，你已经决定

把我的名誉毁坏，

使咱俩都丢脸？

伯：嗯，你说得有理，
这事最好慢慢来。
必要的工具我自己去取，
不应该弄成丑闻一件。
你在这里待着……
不过，为了消除我的疑惑，
开门关门都要由我来。
（锁上后台的那扇门）

夫：（一旁）
这可更坏！

伯：噢，这样吧，夫人，咱俩同去同回来。
（假惺惺地）
亲爱的，请允许我挽住你。
咱们走吧！

夫：可以。

伯：（向着盥洗间）
苏姗娜在这儿等一会儿，
直到我们去取工具来。
（伯爵挽着夫人下；苏姗娜从墙凹处走出，来到盥洗间门口）

苏：快开门，赶快走出来，
我是苏姗娜，快把门打开，
赶快出来，快出来，
快从这里离开。

凯：（惊慌失措地从盥洗间里出来）

哎唷！吓得我直打战，

我的命运真惨！

苏：大门已被锁上，

咱们怎么办？

凯：必须离开这地方。

苏：你被发现会遭殃。

凯：咱们看看那扇窗，

下面正好是花园。

（走到窗口，欲纵身跳下）

苏：（拉住他）

别跳，凯鲁比诺，

求求你，别莽撞。

凯：（力图挣脱）

必须离开这地方，

我被发现会遭殃。

苏：窗子太高很危险，

求求你，别莽撞！

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挣脱她）

我不能让夫人受辱，

请你代我向她请安！

我一定得走，再见！

苏：上帝，他已打开窗！

别往下跳！看在老天面上！

别莽撞！

（凯鲁比诺跃身跳出窗口；苏姗娜惊叫一声，旋即坐下；俄顷，徐步走上阳台）

唉！这个小年轻跑得真快，

已经跑出一里外。

噢，别在这儿发呆，

赶紧走进盥洗间，

待在里面等伯爵，

恭候他来把门开。

（进盥洗间，锁上门。须臾后，伯爵和夫人复上。伯爵手拿锤子和撬棍，把两扇门仔细检查了一遍）

伯：室内一切未变。

你是否自己把门打开？

否则我只好把它撬开。

（准备撬盥洗室的门）

夫：哎，请等一等，

容我说明几句。

（伯爵把锤子和撬棍放在椅子上）

你难道真怀疑我，

对你不够忠诚？

伯：别的事我不管，

只想走进盥洗间，

看看谁在里边。

夫：（声音发抖）

是的，里边藏着别人，

不过，容我向你禀明。

伯：（怒气冲冲地）

唔，里边不是苏姗娜？

夫：对，里边藏着别人，

但是，你不必多心，

也不要乱怀疑。

今天晚上，

我们打算闹着玩，

散散心，热闹一番。

我用名誉发誓：

真是这样……

伯：他是谁？快讲……

（越来越气愤）

宰了他，我才心甘！

夫：好，我讲！

（一旁）哎，吓得我直打颤。

伯：快讲！

夫：是个小青年。

伯：小青年？

夫：对，是凯鲁比诺。

伯：莫非我交了恶运，

到处都碰上这个风流少年？

（大声）

怎么？他还没离开？欺人太甚！

怀疑得到了证实，

你的紧张不安，

也找到了原因。

那封信上的话句句是真。

（走到盥洗间门口，恶狠狠地）

滚出来，你这小混帐！

出来，你这小坏蛋！

夫：（把他拉回）

唉！亲爱的，请别发怒，

我已吓得索索发抖。

伯：你居然还敢阻拦？

夫：你听我讲！

伯：有话快讲！

夫：我可以指天发誓：

他现在模样确实不雅观

光着胳膊，敞着胸膛……

伯：光着胳膊，敞着胸膛！

哼，往下讲！

夫：但为的是
　　换上女人衣裳……
伯：（朝盥洗间走去，忽又回头）
　　别说了，我全已明白，
　　你背叛了我，我要报复！
夫：你不该侮辱我，
　　也不该无缘无故便吃醋。
伯：把钥匙给我！
夫：（交出钥匙）
　　他没有罪过！
　　你别瞎嫉妒。
伯：少罗嗦！
　　快从我眼前滚开，
　　你这个卑贱的荡妇！
　　你可耻地侮辱了我。
夫：行，我走。但……
伯：少罗嗦！
夫：我没错！
伯：我已一目了然，
　　不把这个坏蛋杀死，
　　我不心甘。
夫：哎！乱疑心，瞎猜忌，
　　希望你别干糊涂事！

（伯爵打开门，苏姗娜冉冉走出）

夫、伯：（大吃一惊）

苏姗娜！

苏：（对伯爵）是我，大人！

为什么目瞪口呆？

（嘲笑地）

快挥起手中剑，

杀死我这个风流少年。

您看，这个少年

就在您面前。

夫：（一旁）

这是怎么回事？

苏姗娜在里边！

伯：（一旁）

真奇怪！弄得我

哑口无言！

苏：（一旁）

他俩张口结舌，

不知所以然。

伯：（向苏姗娜）

还有谁在里边？

苏：您自己看，

没准还有个少年。

伯：仔细瞧，仔细看，

没准还有个少年。（进盥洗间寻找）

夫：苏姗娜，我已吓得

直冒冷汗。

苏：（指着窗子，对夫人）

别担心，凯鲁比诺

已经跳窗走远。

伯：（从盥洗间中走出）

我真没有料到，

会是误会一场。

我不该错怪你，

请你多多原谅。

这个玩笑太伤人，

以后别这样。

夫、苏：您火冒三丈，

怎么能原谅。

伯：因为我爱你。

夫：你说谎。

伯：我发誓！

夫：算了吧！

我卑鄙，我淫荡，

经常对你撒谎。

伯：苏姗娜，劝劝她，

给我帮个忙。

苏：您是个怀疑狂，

我不想帮忙。

夫：哎！我全部感情

倾注在他身上，

到如今却落得

这么个下场！

苏：啊，夫人！

伯：（用恳求的语调）

罗西娜！

夫：你这个负心人！

忘了往日温情，

轻易把我抛弃，

去找新的欢欣，

无所不用其极，

叫我绝望伤心。

苏、伯：他/我已受到惩罚，

如今懊恨不已，

望你多怜悯！

夫：我受尽了侮辱，

哪能饶恕你！

伯：里面为什么藏个人？

夫：那是要试试你。

伯：你刚才为何发抖？

夫：那是因为生气。

伯：怎么解释那封信？

夫、苏：那是费加罗写的，
　　只是为了气气你。

伯：哼！真气人！我真想……

夫、苏：你如想被饶恕，
　　就得原谅费加罗。

伯：好吧，他已被饶恕，
　　这一场戏就此结束。
　　罗西娜，求求你，
　　请你也饶恕我。

夫：唉，苏姗娜，你看，
　　我的心肠太软，
　　心硬如铁的女子，
　　世上真少见！

苏：啊，夫人，恕我直言，
　　跟男人打交道，
　　最好是小心点，
　　以免吃亏在眼前。

伯：（对夫人）
　　原谅我，夫人。

夫：哎，你这个负心人。

伯：（吻她的手）

我认错，向你忏悔。

苏、夫、伯：他
我要将功补过，

她
对我会百般照顾，
你
千般温存。

费：（上）

大人，乐师们

已在外面久等。

您听，号角喧天，

您听，笛声悠扬。

人人引吭高歌，

个个舞姿翩翩。

婚礼早点开始——

这是大家的希望。

（挽着苏姗娜，欲下）

伯：（拦住他们）

再等一等，别忙。

费：大家都在盼望。

伯：你得给我消除一个疑问，

然后再去参加婚礼。

夫、苏、费：事到临头他作难，

结果不堪设想。

伯：（一旁）

亮牌时候已到，

但要机灵点。

（拿出信，向费加罗）

你可知道，费加罗先生，

这封信是谁写的？

费：（装作竭力辨认笔迹）

我不知道。

苏、夫：你不知道？

费：我不知道。不一知一道。

苏：难道不是你

把它交给了巴西利奥？

夫：请他转交……

伯：想起来了吗？

费：不知道！不知道！

苏：信上说，有位少年……

夫：今晚要走进花园……

伯：想起来了吗？

费：我不知道！

伯：你不必再装模作样，

瞧你一脸狼狈相

一看就知在撒谎。

费：我的脸撒谎，

我没撒谎。

夫、苏：你不要再矢口否认，

我们已和伯爵讲清，

道出了那封信的底细。

伯：还有话要说吗？

费：没啦，没啦。

伯：承认是你写的信？

费：我不承认。

夫、苏：喂，别否认了，费加罗，

这场玩笑到此告终。

费：好吧，这场玩笑，

就让它到此终止。

接下来我们应该

高高兴兴举行婚礼。

夫、苏、费：啊！伯爵，不要再作难，

让他/我们如愿以偿！

伯：（一旁，焦急地）

马尔切里娜，马尔切里娜，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

（安东尼奥手拿一盆天竺葵，匆匆上）

安东尼奥（以下简称安）：啊！大人，大人！

伯：出了什么事？

安：岂有此理！真是欺人太甚！

夫、伯、费、苏：干吗生气？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安：你们听着。

众：快点说，快说。

安：（指着窗户）

那个窗户正对着花园，

从窗口往下扔东西并不新鲜；

可是，刚才从那儿跳下一个人

踩坏了我的天竺葵一盆。

伯：从窗口？

安：是的，跳下一个人。

伯：跳进了花园？

夫、苏：（悄悄对费加罗）

费加罗，留神。

伯：（对安东尼奥）

真的有这事？

夫、苏、费：（一旁）

这家伙将使我们为难。

（对伯爵）他喝醉了，一派胡言。

伯：（恶狠狠地向安东尼奥）

那个人……现在在哪儿？

安：那个流氓跑起来象一阵风，

一眨眼就无影无踪。

苏：（悄悄告诉费加罗）

是凯鲁比诺……

费：（轻声回答苏姗娜）

我知道，我看见他了。

（大笑）哈！哈！哈！哈！

伯：笑什么？

安：你笑什么？

费：哈！哈！哈！哈！

伯：别打岔！

费：（对安东尼奥）

你从早到晚，

头脑没有一刻清醒。

伯：（对安东尼奥）你没看错？

从窗口跳下一个人？

安：是的，我看得很清。

伯：跳进了花园里？

安：一点不错。

夫、苏、费：伯爵，他醉了，

一派胡言乱语！

伯：（对安东尼奥）你说下去！

他的脸你是否看清？

安：哎，没看清。

夫、苏：（悄悄提醒费加罗）费加罗，赶快说两句！

费：（对安东尼奥）算了吧，可怜虫，

为了一盆花，何必这么罗嗦！

事到如今，隐瞒下去也没用。

我坦白吧：那人就是我一费加罗。

伯、安：什么？是你？

夫、苏：（一旁）真聪明！真机灵！

费：对，就是我！

伯：你瞎说，我不信。

安：从窗口跳下的那个人

个子比你矮，腰身比你细。

费：因为我往下跳时缩着身体。

安：我看不象你……

夫、苏：（一旁）这个醉鬼真可气！

伯：（问安东尼奥）你看象谁？

安：我看是那个小年轻。

伯：（暴怒）凯鲁比诺？！

夫、苏：（一旁）这个醉鬼真可恨！

费：（嘲讽地）说得对，就是他，

刚骑马离开了塞维利亚，

又急匆匆回到了这个家。

安：（幼稚地）唔，这也不大对，他没骑马，

从窗口跳下的那人没骑马。

伯：够了，够了，

别再真真假假。

夫、苏：（一旁）啊，老天，

这事如何收场？

伯：（恶狠狠地问费加罗）真的是你？

费：对，是我。

伯：为什么要跳窗？

费：我害怕。

伯：怕什么？

费：怕你。我在那儿等苏姗娜，（指着苏姗娜的小房间）

等得我心乱如麻。

忽然听见这儿有人吵闹：

您正为那封信大嚷大叫，

我惊慌失措，赶紧往下跳，

不小心扭伤了我的脚。（作脚疼状）

安：（递给费加罗几张纸）

这么说，我在花园里捡到的这些纸

是你的啰？

伯：（抢过那几张纸）

等一等，把纸给我！

费：（对伯爵夫人和苏姗娜，悄悄地）

这下我又上了当！

夫、苏：（轻声对费加罗）费加罗，小心点！

伯：（打开纸，随即合上）你说说，上面写的什么。

费：（从口袋里掏出另外几张纸来）

当然知道，这种纸我兜里还有。

安：(讽刺地)上面大概写着债主的名字。

费：不，是参加婚礼的来宾名单。

伯：(对费加罗)你快说！

(对安东尼奥)你走吧，别罗嗦。

夫、苏、费：你走吧，别罗嗦。

安：好，我走。

(对费加罗)下次我再碰上你，哼……(下)

费：快走，快走，你吓不着我。

伯：(又打开纸，随即合上)说吧。

夫：(对苏姗娜)老天！凯鲁比诺的委任状。

苏：(对费加罗)老天爷！是委任状！

伯：(对费加罗，揶揄地)快说吧！

费：(作竭力回忆状)哎，忘性真大！

这是凯鲁比诺

不久前交给我的委任状。

伯：交给你干吗？

费：(窘迫地)因为他……

伯：想干吗？

夫：(悄悄告诉苏姗娜)

要盖个章。

苏：(悄悄告诉费加罗)要盖个章。

费：(对伯爵)委任状上

需盖上您的图章！

伯：（打开委任状，发现上面确实没盖章，生气地扔在地上。）

（一旁）这个流氓气得我要发狂，

盘问他半天，白辛苦一场。

夫、苏：（一旁）这回总算运气，化险为夷，

下次再也不能这么大意。

费：（一旁）任他捶胸顿足，气得发狂，

盘问我半天，白辛苦一场。

（马尔切里娜、巴尔托洛和巴西利奥上）

马、托、巴：啊，大人，请您评评理，

我们知道，您很公正。

伯：（一旁）看见他们，我很高兴，

报复的时刻已来临！

夫、苏、费：（一旁）看见他们，我很担心，

需要赶快想个妙计！

费：（对伯爵）三个傻瓜和疯子，

到此不会有好事！

伯：武断的结论先别下，

听听他们想说什么话。

马：他曾对我山盟海誓，

到时候娶我做妻子。

我要求他说到做到，

快定下娶我的日子。

夫、苏：娶你做妻子？
伯：喂，喂，请安静，
托：我替你们主持正义。
这位女士委托我，
做她的代理律师；
我要向伯爵大人，
陈述一件事实。
巴：人人皆知，我为人正直，
今天来这里，提供证词：
费加罗当初向她借钱时，
曾经答应娶她做妻子。
夫、苏、费：三个傻瓜！三个疯子！
伯：喂，喂，请安静！咱们一起
念一念当初立的债据，
一切都应循规蹈矩。
夫、苏、费：我多心烦，我多惊慌，
我多吃惊，我多绝望！
准是地狱里的魔鬼，
派他们来到这地方！
伯、马、托、巴：多么凑巧！运气真好！
他们几个，狼狈不堪！
多谢天神，安排得当，
让我们聚在这地方！

# 第　三　幕

景：为举行婚礼而布置得富丽堂皇的大厅。

伯：（来回踱步）唉！一切都乱纷纷！
先是封匿名信，
后来是侍女藏在盥洗间里，
太太她语无伦次，
从窗口又跳下一个男人，
匆匆跑进花园里，
而费加罗
却硬说是他自己。
天晓得是怎么回事，
没准是哪个佣人在寻开心，
那帮家伙
既不怕鬼，又不敬神……
再加上我的夫人，
哎，觉得自己受了欺凌，
怪我对她瞎怀疑。

她珍爱自己，可是，

我的名誉……我的名誉……

还有我的自尊心，

你们在哪里？

（伯爵夫人与苏姗娜同上；夫人藏在后面，不让伯爵看见）

夫：（对苏姗娜）去吧！鼓足勇气，

让他进花园和你幽会。

伯：（自言自语）我已派巴西利奥去打听，

凯鲁比诺是不是已经到了塞维利亚城。

苏：（对伯爵夫人）费加罗知道怎么办？

夫：别担心。这事你别对他提。

再说，到花园里去见伯爵的

是我，而不是你。

伯：（自言自语）傍晚他将回这里，

一切都会分明。

苏：（对伯爵夫人）上帝！我没勇气！

夫：要记住：我的命运操在你手里。（下）

伯：（看见苏姗娜走来）唔，是苏姗娜！

她若把我追求她的话告诉人家，

哼，我就让费加罗娶马尔切里娜。

苏：（一旁）让费加罗娶她！

（大声）大人！

伯：什么事？姑娘？

苏：我觉得，您在发脾气。

伯：你来找什么东西？

苏：大人，夫人头晕耳鸣，
又犯了老毛病。
她让我来取
那个装嗅盐的药瓶。

伯：拿去吧。

苏：用后就还您。

伯：啊，不必，不必，
留在你那里。

苏：留在我这里？我们佣人
不会得这种病。

伯：如果一位姑娘在结婚那天，
失去心爱的新郎……

苏：您答应给我一份嫁妆，
我会用它还清旧账。

伯：我答应过你！是吗？

苏：您说过这样的话。

伯：唔，如果你答应
让我称心如意……

苏：听您的话，
让您称心如意；
这是我的责任。

伯：好姑娘！你真是狠心，

　　让我痛苦至今！

苏：大人！女人们哪能

　　一开始就委身。

伯：天黑时，咱俩花园里相会……

苏：只要您高兴，我就去。

伯：你说话可当真？

苏：对，我说话当真。

伯：一定去？

苏：对。

伯：你不骗人？

苏：对。

伯：你果真去？

苏：不。

伯：不？

苏：噢，只要您高兴，我就去。

伯：你不骗人？

苏：对。

伯：你一定去？

苏：对。

伯：你准能去？

苏：不。

伯：不？

苏：噢，我，我，我准能去。

伯：欢乐充满我的心，
我喜出望外，乐不可支，
兴奋得难以自制！

苏：您是个情场老手，
尽可以对我放心。

伯：今天早晨，你为什么
对我那么不客气？

苏：因为屋里有别人。

伯：我让巴西利奥来找你，
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无礼？

苏：咱俩的事没必要
让巴西利奥知道……

伯：说得好，说得好。
咱俩一言为定，
晚上你一定去。
现在走吧，伯爵夫人在等着你。

苏：噢，夫人没病，
我只是找个借口，
到这儿来见你。

伯：（抓住她的手）我亲爱的！

苏：（抽回手）来人了。

伯：（一旁）她已对我有意。

苏：大人，请您一定守口如瓶。

费：（上，轻声问苏姗娜）喂，苏姗娜，你上哪儿？

苏：（悄悄对费加罗）别乱问；虽然没请律师，

你的官司已打赢。（下）

费：怎么回事？（随苏姗娜下）

伯："你的官司已打赢！"

什么意思？莫非我中了计？

真可恨！我惩罚你们，毫不留情，

你们两人都要受到严惩。

难道他已把

欠马尔切里娜的钱全还清？

全还清？怎么可能？

再说那个安东尼奥，

岂会把外甥女苏姗娜

嫁给费加罗这种没出息的人！

我定要设法激起

安东尼奥的虚荣心，

以便实现我的妙计，

达到我的目的。

难道让我唉声叹气，

仆人却欢天喜地？

那位可爱的姑娘，

使我长相思、夜无寐，

一个卑贱的仆人；
却要跟她成亲！
哼，不！决不能让你
这么称心如意！
我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为了来受气。
我当然更不能容忍，
你来嘲笑我的不幸。
啊，我已经有希望，
把我的耻辱洗净，
使我那哀愁的寸心
得到一点安慰。
（欲下，恰逢法官唐·库尔乔携马尔切里娜、费加罗及巴尔托洛上）
唐·库尔乔（以下简称唐）：（结结巴巴地）这桩案子我已判定：
费加罗必须把账还清，
否则就得和她结婚。（指着马尔切里娜）
马：我真高兴。
费：我真伤心。
马：（一旁）这位可敬的青年，
将成为我的生活伴侣。
费：伯爵大人！我要上诉……
伯：不还账，就和她结婚！
啊，唐·库尔乔，

您的判决很公允！

唐：多谢大人的恭维。

托：这个判决真英明！

费：怎么英明？

托：给我们大家出了气。

费：我不和她结婚。

托：不结不行。

唐：不还账，就得和她结婚。

她当初借过你

整整两千块银币。

费：我出生在豪富家庭，

婚事需要父母亲同意……

伯：你的父母亲是谁？

费：我正在到处寻觅，

十年内希望能找到他们。

托：你莫非是个弃儿？

费：不。我是小时候被人拐走的。

伯：拐走？

马：什么？

托：可有证据？

唐：可有人证明？

费：我被拐走时，

身上穿着绣花衣，

佩着金银饰物、

珍珠、玛瑙、翡翠；

这些都可证明

我生在贵族家庭。

还有一个

最令人信服的证据：

我胳臂上

刺有一个贵族纹印。

马：你的右臂上

刺着一个刀纹。

费：你怎么知道的？

马：上帝！就是他！

费：什么？是谁？

唐：谁？

伯：谁？

托：谁？

马：（对费加罗）我的拉斐洛！

托：（问费加罗）你在哪儿被拐走？

费：伯爵府附近。

托：（指着马尔切里娜）她就是你母亲。

费：亲生母亲？

托：对，亲生母亲。

伯、唐：（一旁）是他母亲！

费：（一旁）是我母亲！

马：（指着巴尔托洛）而他是你父亲。

孩子，我就是你的母亲，

让我热烈地拥抱你。（拥抱费加罗）

费：（对巴尔托洛）父亲，你也拥抱我吧，

我找到了父母双亲！

托：（拥抱费加罗）我的良心向我提醒，

你应该和苏姗娜结婚。

唐：（一旁）他们是他的父母亲，

我的判决无法执行。

马：我的心肝！

托：我的宝贝！

费：我的父母亲！

伯：（一旁）真是倒霉，真是晦气！

离开这儿，才是上计。（欲下）

（苏姗娜手拿一袋钱上，拦住伯爵）

苏：等一等，伯爵大人，

两千块银币已筹齐，

我替费加罗还清账，

让他从债务中脱身。

伯、唐：我们已晕头转向，

请你自已看分明。

苏：（转身，见费加罗搂着马尔切里娜）

他已同意和她结婚，

啊，上帝！真没良心！

滚开，负心人！（欲下）

费：（拽住苏姗娜）别走，等一等，

听着，亲爱的。

苏：（挣脱费加罗，伸手揪他的耳朵）你还是听我说吧！

愤怒使我浑身颤栗，

你爱上了老太婆！

伯：愤怒使我浑身颤栗，

命运对我太残酷！

唐：愤怒使他浑身颤栗，

命运对他太残酷！

马、托、费：骨肉团圆，皆大欢喜，

从今以后，互相提携。

马：（来到苏姗娜面前，拥抱她）亲爱的苏姗娜，

请不要再生气，

我是他的母亲，

今后也是你的母亲。

苏：（问巴尔托洛）她是他母亲？

托：对，是他母亲。

苏：（问费加罗）她是你母亲？

费：对，是我母亲，

而他是我父亲，（指巴尔托洛）

一切都已弄清。

苏、马、费、托：这个幸福时刻，

我的心情欢畅；

满腹的欣喜，

今生永难相忘。

伯、唐：这个倒霉时刻，

我的心情哀伤；

满腹的愁绪，

今生永难相忘。（伯爵及唐·库尔乔怏怏而下）

马：（对巴尔托洛）大夫，咱俩过去

有过一段柔情；

他就是爱情的结晶。

托：过去的事情已过去，

休要重提；

他是我的儿子，

而你是他的母亲。

你若愿意，

咱们俩马上成婚！

马：今天有两对人结婚，

这是你立下的债据，（把债据还给费加罗）

还给你，权且作为

送给你们的贺礼。

苏：这袋钱你也拿去。

托：这一袋也送给你。

费：谢谢！越多越好，来者不拒。

苏：咱们快把这喜讯
　　告诉舅舅和伯爵夫人。
　　谁有我这么愉快？
　　谁有我这么高兴？

费：我！

托：我！

马：我！

众：我们欢天喜地，
　　伯爵气得要命。（互相拥抱着，下）

（巴尔巴丽娜和凯鲁比诺上）

巴尔巴丽娜（以下简称丽）：漂亮的凯鲁比诺，走快点，
　　在我家你将看见，
　　府里所有的艳丽女郎，
　　但你的相貌却是举世无双。

凯：哎！要是被伯爵发现，
　　我就会完蛋，因为
　　他以为我早已到塞维利亚去上任。

丽：嘿，这没什么了不起，
　　即使被伯爵看见，
　　他又能把你怎么样？

（向凯鲁比诺提建议）

听着：请你换一身女人服装，
和我们大家一起
给伯爵夫人献上几束鲜花，
请你相信，这事非常好玩。
（伯爵夫人上）

夫：唉！苏姗娜行动真慢！
我急于想知道
伯爵怎么会成全他俩。
至于说那个计策，
我总觉得不大稳当！
伯爵虽然鲁莽，
但不会轻易上当。
然而，不必悲观：
在那漆黑的夜间，
我和苏姗娜互换衣裳，
代替她走进花园……
唉，老天！
我的处境多难堪，命运多不幸：
没良心的伯爵
讨厌我，怀疑我，对我不忠诚；
起初倒是爱过我，后来辱骂我，
最后看上了别的女人。
现在我只好求助使女

以便重获他的欢心。

（哀叹）温情脉脉的美妙时光，

如今你们在何方？

甜言蜜语和海誓山盟，

如今你们在何方？

一切都已无迹可觅，

我心中充满哀伤。

幸福往事永难忘，

时刻萦绕在心上。

啊！但愿我的一片忠心，

加上坚贞的爱情，

能把他拉回我身旁——

这就是我的希望。

（伯爵和安东尼奥上；后者手拿一顶军帽）

安：伯爵大人，我向您秉告：

凯鲁比诺仍然待在府里。

请看，这就是证据：

他的军帽。

伯：怎么回事？凯鲁比诺到这时

还没到塞维利亚去？

安：他没有出发

奔赴塞维利亚，

而是藏在我家。

姑娘们给他脱下军装，

换上一身女人衣裳。

伯：岂有此理！

安：走吧，上我家去看看。

（安东尼奥及伯爵下；伯爵夫人和苏姗娜上）

夫：你给我说说，

伯爵讲了些什么。

苏：气愤、懊恼和无奈，

使得他目瞪口呆。

夫：看来让他中计，

现在正是时机。

今晚约好在何处，

你和他秘密相会？

苏：在花园里。

夫：地点还要具体些，

你再给他写封信。

苏：我给他写信？

夫：对，我说，你写，

有事我一人揽起。

（苏姗娜坐下）

送他一首《咏叹调》。

（口授，苏姗娜笔录）

苏：《咏叹调》。

夫："一阵阵轻柔微风，

苏："……轻柔微风，

夫："拂动了沉沉夜幕，

苏："拂动了沉沉夜幕，

夫："今天晚上在松林中……

苏："今天晚上在松林中……"

夫：不用往下写了，他能明白。

夫、苏：咱们从头念一遍。（一齐念信）

苏：（叠好信）信纸已叠好，请问，用什么封口？

夫：嗯……你去拿根别针，

来代替封口漆印。

唔，等一等，背面再写上：

"阅后务必把别针

还给写信人。"

苏：这句话真神秘，

真是个好主意！

夫：赶快，把信藏起来，

我听见外面有人。

（打扮成农家姑娘的凯鲁比诺、巴尔巴丽娜及几位同样打扮的女郎上，她们手上捧着花束）

众：请您收下，啊，伯爵夫人，

今天早晨刚刚采摘的

这些鲜花和这些玫瑰，

请您接受我们的心意。

我们都是农家姑娘，

家境清寒，一贫如洗，

送给您的花朵虽不贵，

包含的情意值千金。

丽：伯爵夫人，她们是

本地的农家姑娘，

采了些鲜花给您献上，

举动如冒昧，还望多原谅。

夫：啊，真好！谢谢你们！

苏：姑娘们个个美丽。

夫：（发现了凯鲁比诺）

可是那位姑娘，

却更加动人。

你们快告诉我，

她是谁？

丽：是我的一个表妹，

昨晚赶来，

为了参加婚礼。

夫：最美丽的外地姑娘，

欢迎你！

把你的鲜花献给我，

别忸怩。

（接过凯鲁比诺的花，吻了一下他的前额）

为什么面红耳赤？

苏姗娜，我觉得她

仿佛象一个人。

苏：对，不差分厘。

（伯爵和安东尼奥偷偷上。安东尼奥猛地脱去凯鲁比诺头上的女帽，再把军帽戴在他头上）

安：哼！荒诞不经，

他是凯鲁比诺先生。

夫：啊，上帝！

苏：（一旁）这个老坏蛋！

伯：夫人，这是怎么回事？

夫：唔，伯爵，这回我和你一样，

感到十分吃惊。

伯：但今天早晨……

夫：今天早晨，

她们也把凯鲁比诺

打扮成了女人，

那是为了增添

婚礼上的热闹气氛。

伯：（问凯鲁比诺）

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凯：（脱下头上的军帽）大人。

伯：你违抗命令，

　　我一定要处罚你。

丽：我说两句，伯爵大人。

　　当您搂我和亲我的时候，

　　您说得非常动听：

　　“巴尔巴丽娜，只要你爱我，

　　不管你有什么要求，

　　我都答应。”

伯：我这么答应过你？

丽：当然，大人。现在请您

　　让我和凯鲁比诺结婚

　　我会象爱我的小猫

　　一样地爱您。

夫：伯爵，诺言应当履行。

安：（对巴尔巴丽娜）说得好，女儿！显而易见，

　　你有一个好父亲。

伯：（一旁）这儿准有

　　一个魔鬼，或一位天神，

　　煽动大家跟我作对。

费：（上）大人，请您快让

　　姑娘们离开这里，

　　否则婚礼和舞会

　　就无法举行。

伯：什么？你摔伤了腿，

还想参加舞会？

费：（伸伸腿，跳了几步）

噢，伤不重，不很疼，

走吧，漂亮的姑娘们。

（欲与姑娘们同下，但被伯爵拦住）

夫：（问苏姗娜）你说他会怎样

对付伯爵的盘问？

苏：不必为他操心。

伯：（对费加罗）算你交了好运，

窗子下面的泥土不硬。

费：我一向很幸运。

我走了，大人。（欲下）

安：（拽住他）你不是说过

凯鲁比诺骑着马

已经奔往塞维利亚？

费：是的，但愿他能早日到达。

漂亮的姑娘们，走吧。（欲下）

伯：（把他拽回舞台中部）

可是他的委任状，

还在你的口袋里。

费：说得有理。

（一旁）他们说这些，

是什么用意？

安：（对不住给费加罗使眼色的苏姗娜）

别给他使眼色，姑娘，

反正他也看不见。

（把凯鲁比诺领到费加罗跟前）

喂，费加罗，这位姑娘说，

苏姗娜的未婚夫，

一天到晚老撒谎。

费：（认出了凯鲁比诺）是凯鲁比诺！

安：不错，是他。

费：（向伯爵）他说了些什么？

伯：他说了真话：今天早上，

是他跳进花园，踩坏一盆花。

费：也许是这样……反正……

大概我跳下去后，

他，他，他也学了我的样。

伯：学了你的样？

费：可能是这样。既然他已承认

他也跳进了花园。

（远方传来《西班牙进行曲》声）

费：你们听，客人已来临，

姑娘们，快去迎来宾，

苏姗娜，让我挽着你。（挽起苏姗娜的胳臂）

苏：我很愿意！

（众人下；伯爵及夫人留在台上；进行曲声越来越近）

伯：吵得我受不了！

夫：但愿早点结束！

伯：夫人！

夫：用不着多说！

两个婚礼即将举行，

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况且其中一位新娘

还是你的被保护人。

坐下吧！

伯：好，夫人。

（一旁）我一定要出这口气！

（伯爵和夫人在主宾席上就座。费加罗、苏姗娜、巴尔托洛、马尔切里娜、巴尔巴丽娜、安东尼奥、众猎人、仆人和村民上。费加罗和马尔切里娜并排行走，他们的前面是六位姑娘：两人执白羽翎小帽、两人执白披纱，另两人执手套和鲜花；她们把这些东西交给伯爵夫人。巴尔托洛和苏姗娜并排行走，他们的前面也有六位姑娘，她们也拿着白羽翎小帽、白披纱、手套和鲜花；她们把这些东西交给伯爵。费加罗把马尔切里娜领到伯爵夫人面前，马尔切里娜跪下，伯爵夫人为她戴上帽子、披纱和手套，把鲜花塞在她手中。巴尔托洛把苏姗娜领到伯爵面前，苏姗娜跪下……）

两位村姑：即将得到幸福的新郎新娘，

你们唱首歌，把伯爵颂扬：

颂扬他礼进贤达，

放弃了可耻的特权，

使新郎们得到贞洁的新娘。

众：我们唱首歌，把伯爵颂扬，

颂扬他礼进贤达，

放弃了可耻的特权，

使新郎们得到贞洁的新娘。

（苏珊娜跪下时，暗暗拽了一下伯爵的袖子，晃了晃那封信，然后伸手装着准备接受白羽翎小帽。伯爵为她戴帽时，她乘机把信塞在他手中，然后站起身来，鞠躬致谢。费加罗前来迎接苏珊娜，他俩双双起舞。马尔切里娜则被巴尔托洛领走）

伯：（拿出信，拆信时被别针扎破了手指。他扔掉别针，他晃动手指，使劲挤压、吮吸）

女人们到处都用别针，

难怪常言道：本性难移。

噢，噢！我明白了她的用意。

费：（瞥见了刚才伯爵拆信的动作，对苏珊娜）

刚才大概有位姑娘，

偷偷塞给伯爵大人一封信，

封口没用火漆，而是别针，

扎疼了伯爵大人。

（伯爵读信，狂喜，热吻之；然后低头寻找扔掉的别针）

他四处寻找别针，

哼，他这人真蠢！

伯：（找到了别针，拾起，缀在外衣翻领上）

晚上再见，朋友们，
我们将热烈庆祝
这两对新人的婚礼，
场面要阔绰，气氛要热烈。
唱歌，放焰火，开舞会，
还要大办宴席，来个皆大欢喜；
你们会知道，我对你们多关心。

众：即将得到幸福的新郎新娘，
你们唱首歌，把伯爵颂扬；
颂扬他礼进贤达，
放弃了可耻的特权，
使新郎们得到贞洁的新娘。

# 第 四 幕

景：花园中，通往伯爵府的一条林荫路。

（巴尔巴丽娜上，低头在路上寻找着什么）

丽：我把它丢了，真倒霉！

哎！不知丢在哪里？

我怎么回答伯爵

和我那可怜的表姐？

（费加罗和马尔切里娜上）

费：巴尔巴丽娜，你在找什么？

丽：我丢了东西，表哥。

费：丢了什么？

马：丢了什么？

丽：伯爵给我的一枚别针，

让我交给苏姗娜。

费：别针？交给苏姗娜？

（生气）噢，表妹，你可真行，

办事挺认真……

干任何事都能让人放心。

丽：怎么回事？你对我生气？

费：不，开个玩笑而已。

（在地上找了一阵，然后偷偷从马尔切里娜的衣服上或帽子上拔下一枚别针，交给巴尔巴丽娜）

找着了：这就是

伯爵给你的别针。

苏姗娜曾经用它

代替火漆封信。

你瞧，我的消息挺灵。

丽：既然你都清楚，

那就不必问我。

费：不，我想打听打听，

伯爵大人对你

作过哪些叮咛。

丽：他就说了几句：

“喂，姑娘，你把这枚别针

给美丽的苏姗娜送去，

告诉他：这是松林中的漆印。”

费：哈！哈！松林中！

丽：对了，他还嘱咐我：

“当心，别让人家看见你。”

表哥，你也别去说给别人听。

费：我向你保证。
丽：反正跟你没关系。
费：嗯，真没关系？
丽：再见，漂亮的表哥，
　　我先去找苏姗娜，
　　然后去见凯鲁比诺。
费：妈妈！
马：孩子！
费：真气死我！
马：孩子，你要冷静！
费：我无法忍受！
马：冷静，冷静，再冷静！
　　事情很严重，需要三思而行。
　　这个陷阱到底为谁布设，
　　咱们两人心中都没底。
费：哎，你可知道，母亲，
　　伯爵收到一封情书，
　　封口的就是这枚别针。
马：当然，你完全有权怀疑，
　　但你必须三思而行，
　　因为你还不知道，
　　这件事的详情。
费：还要三思而行？！

他们幽会的地点，

我也早已弄清！（欲下）

马：我的孩子，你去哪里？

费：去为所有的丈夫报仇。再见！（下）

马：快让苏姗娜心中有数，

我相信她清白无辜。

她纯洁、朴实、贤慧、谦恭，

决不会这样糊里糊涂……

再说，现在她已不是

和我争丈夫的情敌，

每个女人都应该奋起拥护

女性的切身利益，

共同反对

男人的忘恩负义。

（悲叹）公山羊和母山羊，

永远是好朋友；

公绵羊和母绵羊，

从不互相斗殴。

从林中和田野上，

连最凶猛的野兽，

也和它们的女伴

和平友好相处。

只有女人最可怜，

虽对男人百般温柔，
到头来得到的回报，
却是挨骂挨揍。（下）

景：松林中的一条小路，左右两边各有一个亭子。

（巴尔巴丽娜手拿水果和食物上）

丽：他对我说过，
在左边的亭子里等我。
是在这里，没错。
可是，他不来怎么办？
哼，那些人真小气，
只给我一个橙子一个梨，
还有一小块点心。
“拿去给谁吃，小姐？”
“噢，给一个人，先生。”
“我们全知道，小姐！”
活见鬼！大人讨厌他，
我却爱他入了迷。
为了这点东西，
我付出了一个吻，
但愿他能还我一个吻。

（忽然听见脚步声，大吃一惊，慌忙躲进左边的亭子里）

啊，老天！

（费加罗身披大氅，手提灯笼上。稍后，巴西利奥、巴尔托洛和一群村民上）

费：是谁？巴尔巴丽娜吗？

巴：全是你指名叫来的人。

托：你满脸杀气，

看来要出人命。

你安排得这么周密，

在动什么主意？

费：不用多久就会分明。

我们在这儿略作准备，

让苏姗娜和伯爵大人

来幽会时能够称心如意！

巴：（一旁）噢，明白了，

伯爵和苏姗娜绕开我，

已把一切安排好。

费：大家找个地方隐藏好，

别让人家发现。

我还有几件事，

需要检查一遍；

当然，这用不了

多少时间。

我回来时吹声口哨，

你们就赶快来到我面前。（下）

（众人纷纷找地方隐藏起来，台上只留下巴尔托洛和巴西利奥）

巴：好象是在做游戏。

托：不知他是什么用意。

巴：真滑稽！

苏姗娜讨伯爵欢喜，

伯爵约她幽会，

她欣然同意，

费加罗很生气。

托：什么？他应该

忍气吞声才对。

大家都忍着，

难道他不能忍一忍？

况且，他这么蛮干，

又有何益？

当今的世道，朋友

跟老爷们

最好别冒险作对，

十有八九是

平民百姓吃大亏。

巴：年青小伙子思想偏执，

动不动便失去理智。

我当初也是这样子，

疯疯癫癫，无力自制。

过了几年，吃了几堑，
冷静女神，来到身边。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
随意胡来，口吐恶言。
一天，女神把我带进
一个小小的房间。
她从起居室的墙上，
轻轻揭下驴皮一张，
随即递到我的面前。
“拿着，”她说，“我的孩子。”
话音未落，她已不见。
我端详着那张驴皮，
默默无言。
忽然天昏地暗，
雷鸣伴闪电，
大雨夹着冰雹
从天而降。
我蓦地想起了
那张驴皮，
立即把它摊开，
披在身上。
风停雨歇后，
我到林中散步。

一头大老虎
突然拦住去路，
它张开大嘴，
要把我吞进肚；
我紧闭双目，
等着把命送。
然而那驴皮
发出的腥臭
却使那老虎
大倒其胃口；
它摇了摇头，
回到树林中。
奇妙的命运，
向我露真谛：
艰难与危险，
死神和瘟疫，
只要有驴皮，
全都不足虑。

（巴西利奥和巴尔托洛下）

费：（上）一切都已安排好，
她应该这时来到。
噢，有人来了，准是她！
哎！天太黑，看错了。

我在这黑夜里
哀叹命运不好，
当个傻瓜丈夫，
注定头上长角！
负心人！我的婚礼，
即将在今晚举行。
他接到了她的情书，
喜盈盈；
我只好自艾自怨，
无能为力。
哎，苏姗娜，苏姗娜！
你使我多么伤心！
你的模样儿天真，
你的目光多明净，
谁料到你会骗人！
哎，只有傻瓜才会相信女人！
睁开你们的眼睛，
头脑简单的男人；
仔细瞧瞧这些女人，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实在幼稚，
把她们称作仙子；
我们失去了理智，

把她们的话当圣旨。
她们是女巫，
给我们带来痛苦；
她们是海妖，
使我们葬身鱼腹；
她们是猫头鹰，
使我们惨遭恶运；
她们是扫帚星，
使我们两眼失明；
她们是带刺的玫瑰，
是迷人的狐狸，
是狡诈的狗熊，
是阴险的鸽子；
她们是欺骗的能手，
钻营的巧匠；
她们善于装假说谎，
不懂得珍惜情感，
生就一副铁石心肠。
其他情况人人皆知，
我在这里不多讲。（下）

（伯爵夫人、苏姗娜和马尔切里娜上）

苏：夫人，马尔切里娜说，
费加罗即将到这里。

马：他已经来了，

你把声音压低些。

苏：一个人来跟我相会，

另一个人在暗中偷听——

这可真有意思。

（马尔切里娜走进左面的亭子，巴尔巴丽娜也躲在里面；费加罗在后台）

马：（对苏姗娜）我暂时藏在这里。

苏：你浑身颤栗，夫人，

是否觉得冷？

夫：夜里阴湿寒冷，

我想走进亭子里。

费：（一旁）关键时刻

似乎就要来临。

苏：夫人，如果您同意，

我打算在松林中

再待上半个钟头

乘乘风凉。

费：（一旁）她哪里是要乘风凉！

夫：待着吧，我同意。（藏到右边的亭子中）

苏：（一旁）费加罗起了疑心，

躲在暗处偷听；

我要将计就计，

跟他寻个开心。

（大声）美妙的时刻将来临，
我要搂着心上人
享受无限欢情；
胆怯的念头，
快从我心中离去，
不要来扰乱，
我的喜悦欢欣。
啊！周围的环境
是多么迷人，
原野上和苍穹中
充满了热烈的爱情。
夜已降临，
幽会的欢乐倍增！
啊，来吧，我的爱人，
请别迟疑。
快来吧，
爱情向你招手频频；
趁着这夜幕重重，
万籁无声，
趁着这冥色深沉，
夜阑人静。
小溪在此低吟，
微风在嬉戏；

风声轻柔
慰藉人们的寸心。
鲜花绽开了笑脸，
绿草如茵；
宇宙万物，
催人们享受爱情。
穿过树林，快来相会，
啊，爱人！
我将用玫瑰花环
把你相迎。

费：（一旁）小妖精！
我一直被她蒙在鼓里，
今天才大梦初醒！

凯：（上）啦，啦，啦，啦，啦，啦，啦。

夫：（一旁）噢，是凯鲁比诺。

凯：两个亭子就在这附近，
巴尔巴丽娜应该藏在
左边的亭子里。
哟！那是伯爵夫人。

夫：（一旁）我躲不过他的眼睛！

凯：不对，我看错了人。
从她的衣服判断，
她是苏姗娜。

夫：（一旁）伯爵如果这时来到，
我该怎么交待？
凯：我要悄悄走到她身边，
跟她开个玩笑。
夫：哎！伯爵如果这时前来，
我该怎么辩解？
凯：（对伯爵夫人）小苏姗娜！
（一旁）她不回答，
而是伸出手把脸遮。
好，我来想个办法。（抓过伯爵夫人的手，抚摸之）
夫：（欲挣脱，装苏姗娜的声音）
你真大胆！真不要脸！
赶快从这儿走开。
凯：何必装正经！我知道
你为什么在这里。
伯：（在远处）那就是我的苏姗娜！
苏、费：（在远处）那老淫棍已经来到！
凯：（对伯爵夫人）不要对我这么凶狠！
苏、伯、费：（发现了凯鲁比诺和伯爵夫人）这种事情
着实出乎我的意料！
夫：（对凯鲁比诺）走开，不然我就叫人！
凯：（抓住她的手）吻我一下，小傻瓜！
夫：要我吻你！哼，想得容易！

苏、伯、费：凯鲁比诺这小子，

真不知天高地厚！

凯：伯爵天天干的事，

我为何不能干一次？

你别装腔作势，

你的事我已尽知！

苏、夫、伯、费：（一旁）如果让他肆意妄为，

我的计划就要告吹。

凯：吻你一下！（欲吻伯爵夫人）

（伯爵匆匆跑来，站到夫人和凯鲁比诺中间。凯鲁比诺的嘴碰到了伯爵的脸）

夫：啊，老天！是伯爵！

凯：啊，老天！是伯爵！

费：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费加罗跑到伯爵跟前；凯鲁比诺转身跑开，朝左边的亭子跑去）

伯：（欲刮凯鲁比诺一个耳光，但却打在费加罗脸上）

为了让你改掉恶习，

我要教训教训你。

苏、夫、伯：（发现费加罗错挨了打）

嘿！都怪他过于好奇，

到头来自讨苦吃。

费：哎！都怪我过于好奇，

到头来自讨苦吃。（闪到一旁）

伯：（对伯爵夫人，把她误认为苏姗娜）

那小子终于离开，

姑娘，快到我身边来！

夫：大人既然下了命令，

您的话我当然要听。

费：（一旁）苏姗娜倒真听话，

让她干啥就干啥！

伯：把你的手伸给我。

夫：好，请握住。

伯：你真可爱！

费：（一旁）气死我！

伯：多么纤巧的手指，

多么娇嫩的皮肤，

使我不禁心驰神动，

心中燃起新的欲火。

苏、夫、费：（一旁）成见往往很盲目，

把理智引入迷途，

使感官屡屡出错。

伯：除了嫁妆，啊，亲爱的，

我还打算送给你

一颗夺目的钻石，

以表示我的心意。

夫：大人，我领你的情，

对你将感恩不尽。

苏、伯、费：（一旁）一切事情都顺当，

但好戏尚未开场。

夫：大人，我发现远处有

火炬发出的亮光。

伯：咱们走吧，我的美人，

免得他们发现咱俩。

苏、费：（一旁）笨头笨脑的丈夫，

看看眼前这一幕！

夫：咱们躲进暗处？

伯：我正希望如此。

你准知道，咱俩去那儿

并非为了看书。

费：（一旁）苏姗娜自愿跟他走，

我的怀疑已证实。（走上前来，拦住他俩）

苏、夫：两个男人都已上当，

好戏即将开场。

伯：（用假声）来人是谁？

费：（暴怒地）一大群人！

夫：（对伯爵）是费加罗！

我得溜走！（躲进右边亭子）

伯：你先走一步，

回头我来找你。（在灌木丛中消失）

费：周围一切复归沉静，
他俩又去新的地方，
卿卿我我秘密幽会。
我已决定捉奸拿双，
这回非得出一口气！
苏：（装伯爵夫人的声音）喂！费加罗，小声点！
费：（一旁）噢！是伯爵夫人。
（大声）您来得正是时间；
伯爵搂着苏姗娜
在那边情意缠绵。
您若不信跟我来，
定让您亲眼见。
苏：（忘了装伯爵夫人的声音）
请你说话小声点，
以免被人发现。
哎，我决心报复！
费：（一旁）她是苏姗娜！
（大声）您要报复？
苏：对。
费：您可需要我帮助？
苏：（一旁）这家伙开始献殷勤，
看他有什么话要说。
费：（一旁）她自以为在愚弄我，

我不妨让她吃点醋。

（大声）夫人，啊，夫人，

我爱您爱得发疯！

苏：（一旁）但愿他言不由衷。

费：啊，夫人！

苏：（一旁）看来这是真的！

费：我跪在您的面前，

诉说对您的爱情。

既然您说要报复，

不妨选我做情人。

苏：（一旁）气得我浑身直发颤！

费：（一旁）乐得我不禁想歌唱！

苏：（一旁）真想打他个耳光！

费：（一旁）瞧她气成那个样！

苏：（对费加罗）那你就对我亲热点。

费：刚才我缩手缩脚，

希望您多加原谅；

让我吻吻您的手，

请您珍惜时间……

苏：（不再装伯爵夫人的声音，狠抽费加罗耳光）

给你，给你！坏蛋！

费：疼死我！

苏：（不停地朝他的脸上打去）

打死你！第二记，

第三记，再来一记，

还有第五记，

又一记，混蛋，负心人，

这边再打你一记。

费：啊，你越打，我越舒坦，

啊，亲爱的姑娘。

苏：以后老实点，费加罗，

别去拈花惹草。

费：亲爱的苏姗娜，请你住手，

你的声音我早已听熟，

刚才你一开口，

我就已听出。

苏：（出乎意料，笑）你已听出？

费：怎么会听不出？

苏、费：误会，误会，亲爱的费加罗<br>苏姗娜。

和好，和好，咱俩重归于好。

伯：（上）找遍松林，

不见她的倩影。

苏、费：那是伯爵，

我已听出他的声音。

伯：喂！苏姗娜！

你为什么不说话？

苏：真妙！真妙！

他还没有认出。

费：认出谁？

苏：伯爵夫人。

费：什么？夫人扮成你？！

苏、费：咱们俩最后再演一场戏，

让伯爵大人再生一次气。

费：（在打扮成伯爵夫人模样的苏姗娜面前跪下）

伯爵夫人，我真心爱您。

伯：夫人在偷情？

唉，我没带武器！

费：请您慰藉我孤寂的心灵！

苏：（装夫人声音）我来相会，

就是为了满足你。

伯：两个畜生！

苏、费：（互相催对方）啊，快跑！我亲爱的，

刚才的痛苦已变成欣喜。

（苏姗娜躲进左边的亭子）

伯：来人！来人！带上武器！

费：（作哀求状）伯爵大人！

（巴尔托洛、巴西利奥、唐·库尔乔、安东尼奥和众仆人持火把上）

伯：来人！快来！

费：我倒了霉！

托、巴、安、唐：出了什么事？

伯：这个小坏蛋

把我侮辱，把我欺骗，

已和伯爵夫人勾搭上！

托、巴、安、唐：我惊讶得口呆目瞪，

这种事怎么可能？

费：（一旁）他们个个大吃一惊，

嘿，这事可真带劲！

伯：出来，伯爵夫人，

不用躲藏了；

你失去了贞操，

会得到恶报。

（伯爵跑进左边亭子，相继推出拼命挣扎的凯鲁比诺、巴尔巴丽娜、马尔切里娜和打扮成伯爵夫人模样的苏姗娜）

伯：凯鲁比诺！

安：（看见了巴尔巴丽娜）我的女儿！

费：（看见了马尔切里娜）我的母亲！

巴、托、安、唐：还有伯爵夫人！

伯：诡计已被揭破，

你这个荡妇！

苏：（跪在伯爵面前，以手帕掩脸，装伯爵夫人声音）

请饶恕我！饶恕我！

伯：不，不，决不饶恕！

费：请饶恕我！饶恕我！

伯：不，不，决不饶恕！

众：请饶恕他们！

伯：不，不，不，不，不！

（伯爵夫人从右边的亭子中走出）

夫：看在我面上，

请把他们饶恕！

众：噢，老天！我看见了什么？！

我怀疑，

是否在做梦！

伯：请你原谅，夫人。

夫：我对你百依百顺，

当然原谅你。

众：啊！就这样

人人满意，皆大欢喜。

坚贞不贰的爱情

可以使我们脱离

痛苦、疯狂和任性，

使大家欢天喜地。

朋友们，新郎新娘们，

跳舞，打牌，燃放焰火，

欢快的乐曲已奏起，

让我们高歌共庆。

# 歌 剧 选 曲

## 现在你再不要去做情郎

费加罗的咏叹调

张承模、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译配

（第 一 幕）

1＝C $\frac{4}{4}$

活泼地

0 0 0 5.5 | 3 5.5 3 5.5 | 4 2 0 4.4 |

现在 你 再不要 去做 情 郎， 如今

2 4.4 2 4.4 | 3 1 0 1.3 | 5 3.5 1̇ 5.1̇ |

你 论年纪 也不 算 小。 男子 汉 大丈夫 应该

3̇ 1̇ － 5.1̇ | 5 3.5 4 2.5 | 3 0 0 1.3 |

当 兵， 再不 要 一天天 谈爱 情。 男子

5 3.5 1̇ 5.1̇ | 3̇ 1̇ － 5.1̇ | 5 3.5 4 2.5 |

汉 大丈夫 应该 当 兵， 再不 要 一天天 谈爱

tr

1 (1717 1 0 | 5̇. 5̇#45̇ 6̇. 6̇ 5̇6̇ | 7̇ 0) 7 1̇ |

情。 再 不

2̇ i̇ i̇ 7 6 6 | 5 5 (7̇6̇ #5̇6̇ 5̇6̇5̇6̇ | 7̇. 5̇ 7̇ 0) 7 i̇ |
要 梳头油 喷洒 香 水， 再 不

2̇ i̇ i̇ 7 6 6 | 5 5 0 5 5 | #4 4 4 5 5 3 |
要 满脑袋 风流 艳 事。 小夜 曲 写情书 都要

2 2 0 5 5 | #4 4 4 5 5 3 | 2 0 6. i̇ |
忘 掉， 红绒 帽、花围巾 都扔 掉。 红 绒

7 6 5 2̇ 2 2 | 5 0 0 i̇ 6 | 5 0 0 6 i̇ 6 |
帽、花围巾 都扔 掉。 现在 你 不要

5 5 0 0 i̇ 6 | 5 5 0 0 i̇ 6 | 5 5 0 5 6 i̇ 6 |
惋惜， 不要 悲伤， 过去 生活 一去 不再

5 5 - 5. 5 | 3 5. 5 3 5. 5 | 4 2 0 4. 4 |
回 来。 现在 你 再不要 去做 情 郎， 如今

2 4. 4 2 4. 4 | 3 1 0 1. 3 | 5 3. 5 i̇ 5. i̇ |
你 论年纪 也不 算 小。 男子 汉 大丈夫 应该

3̇ 1̇ - 5.1̇ | 5 3.5 4 2.5 | 3 0 0 1.3 |
当 兵， 再不 要 一天天 谈爱 情。 男子

5 3.5 1̇ 5.1̇ | 3̇ 1̇ - 5.1̇ | 5 3.5 4 2.5 |
汉 大丈夫 应该 当 兵， 再不 要 一天天 谈爱

1 (1̇765 1̇ 1̇ 1̇765 | 1̇) 1̇ 5 1̇ 5 1̇ 5 | 1̇ 1̇ (1̇765 1̇ 1̇ 1̇765 |
情。 你是未来勇敢的 战士，

1̇) 1̇ 5 1̇ 5 1̇ 5 | 1̇ 1̇ 0 0 1̇ 1̇ | 1̇ 6 0 1̇ 1̇ |
身体强壮满脸 胡须， 腰挎 军 刀， 肩背

1̇ 5 0 1̇ 1̇ | 1̇ 6 0 2̇ 2̇ | 7 5 0 5 7 |
火 枪， 抬起 头 来， 挺起 胸 膛， 全身

6 6 0 6 6 6 | #4 4 0 4 4 | 7 0 0 7 7 7 |
盔 甲， 你威风 凛 凛， 军饷 少 但是很

5 3 7 7 7 | 5 3 7 7 7 | 5 3̂ - 3 #4 |
光 荣，但 是很 光 荣，但 是很 光 荣。 虽然

5· 5 5· 6 | 7 7 0 7 7 | 7· 7 7· 7 |
不 能再 去跳 舞， 但是 将 要万 里

i i 0 0 | 0 i i i i 3 i | 5 5 0 0 0 |
行 军。 翻山越岭跨过 草原，

0 5 5 5 5 5 5 | i i i i i i i i | 4 4 4 4 4 4 4 4 |
没有音乐为你伴奏，只有军号声音嘹亮。枪林弹雨炮声

i i i i i i i i | 5 5 5 5 5 5 5 5 | i 0 0 i 6 |
隆隆，军鼓咚咚一声 令下，勇往直前向前 冲！ 现在

5 0 0 6 i 6 | 5 5 0 0 i 6 | 5 0 0 i 6 |
你， 虽受到 责罚。 但是 你， 前途

5 5 0 0 i 6 | 5 0 0 i 6 | 5 5 0 0 i 6 |
远大。 我劝 你， 不要 惋惜。 不要

5 5 0 0 i 6 | 5· 5 6 i 6 | 5 5 - 5.5 |
悲伤， 过去 生活 一去 不再 回 来。 现在

3 5.5 3 5.5 | 4 2 0 4.4 | 2 4.4 2 4.4 |
你 再不要 去做 情 郎， 如今 你 论年纪 也不

3 1 0 1.3 | 5 3.5 1̇ 5.1̇ | 3̇ 1̇ - 5.1̇ |
算 小。 男子 汉 大丈夫 应该 当 兵， 再不

5 3.5 4 2.5 | 3 0 0 1.3 | 5 3.5 1̇ 5.1̇ |
要 一天天 谈爱 情。 男子 汉 大丈夫 应该

3̇ 1̇ - 5.1̇ | 5 3.5 4 2.5 | 1 0 0 0 |
当 兵， 再不 要 一天天 谈爱 情。

0 1̇1̇ 1̇1̇ 3̇1̇ | 5 5 0 0 | 0 55 55 55 |
凯鲁比诺你很 勇 敢， 你的前途很远

1̇ 0 0 1̇.1̇ | 1̇. 1̇ 1̇. 1̇ | 3̇ 1̇ 0 1̇.1̇ |
大。 凯鲁 比 诺你 很 勇 敢， 你的

5. 5 5. 5 | 1̇ 0 0 1̇.1̇ | 5. 5 5. 5 |
前 途很 远 大。 你的 前 途很 远

i̇ 0 0 i̇. i̇ | 5. 5 5. 5 | 1 (i̇. i̇ i̇ 2̇ |
大。 你的 前 途很 远 大。

3̇ 0 3̇4̇ 5̇ 5̇ 6̇5̇4̇3̇ | 2̇ 2̇. 2̇ 2̇ 3̇ | 4̇ 0 2̇3̇ 4̇ 4̇ 5̇4̇3̇2̇ |

3̇ 5̇. 5̇ 5̇ 6̇5̇4̇3̇ | 6̇ i̇. i̇ i̇ 2̇i̇7̇6̇ |

5̇ 5̇. 5̇ 5̇ 6̇5̇4̇3̇ | 2̇. 2̇ 3̇. 3̇ 4̇. 4̇ 5̇. 5̇ |

3̇ 1 3 5 3 5 i̇ 5 3 5 3 1 | 2̇. 2̇ 3̇. 3̇ 4̇. 4̇ 5̇. 5̇ |

3̇ 1 3 5 3 5 i̇ 5 3 5̇ 3 1 | 7̇. 7̇ i̇. i̇ 2̇. 2̇ 7̇. 7̇ |

i̇ 0 5̇6̇7̇ i̇ i̇ | i̇ 0 5̣6̣7̣ 1 1 | 1 - 0 0) ‖

# 我 要 报 仇

巴尔托洛的咏叹调

张承模、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译配

（第 一 幕）

1＝D $\frac{4}{4}$

情绪激昂地

1 － － 1 | 3 1 0 0 | 5 － 5. 5 |
我 要 报 仇， 啊， 我 要

i 5 0 0 | (0 1 3. 5 i) | 3 － － 5 |
报 仇。 报 仇

4 － 2 － | 5 － － 4 | 3 5 0 0 |
血 恨 大 快 人 心，

5 － － i | 6 － 4 － | 2 － － 5 |
报 仇 血 恨 大 快

(0 i234 5 0 567 |
3 1 0 0 | i 1.1 1 0) | 3 － #5 － |
人 心。 叫 我

6. 7 i 6 6 | #4 5 0 5 5 | i. 4 4 4 4 |
忘 记 羞 辱 和 仇 恨， 叫 我 忘 记 羞 辱 和

4 3 0 0 | 2 - 1 - | 7 7 0 6 |
仇 恨。 他 真 卑 鄙，他

5 - #4 - | 5 0 0 0 | 5 - - 5 |
没 良 心， 他 真

5 5 0 5 | 5 - - 5 | 5 - 0 5 |
卑 鄙， 他 没 良 心， 他

5 - - 5 | 5 - 0 0 | 0 0 2. 2 |
没 良 心。 他 真

2 2 0 0 | 0 0 3. 3 | 2 2 0 0 |
狡 猾， 他 真 机 灵，

0 0 2. 2 | 2 2 0 0 | 0 0 3. 3 |
调 皮 捣 蛋， 和 我

2 2 0 0 | 0 0 5. 5 | #4 2 0 0 |
作 对， 专 爱 挑 剔。

0 0 5. 5 | #4 4 5 5 4 4 5 5 | #4 4 5 5 4 4 5 5 |
他 真 狡猾，他真机灵，调皮 捣蛋和我作对，专爱

#4 4 7 7 6 6 7 7 | 6 6 7 7 1̇ 1̇ 7 7 | 1̇ 1̇ 0 0 0 1̇ |
挑剔和我作对，和我作对，他犯下了，他犯下了 那

1̇ - - #4 | 5 5 5 1̇. 1̇ | 7 5 5 1̇. 1̇ |
滔 天 罪 行，那滔 天 罪 行，那滔 天

7 5 (5 2̇7 5 27 | 5 0 0 0) | 5 - 6 - |
罪 行。 战 胜

2. 3 4 5 | 3 0 0 0 | 5 - 6 - |
他 我有 信 心。 战 胜

2. 3 4 5 | 1 (011̇ 011̇ 011̇ | 011̇ 123 434 654 |
他 我有 信 心。

353) 111 111 111 | 111 111 444 444 |
我要把法律的条文都 看一遍，我还要认真地钻研那

311 111 111 111 | 111 111 444 444 |
旧档卷，说一些双关语用计谋 想办法，不让他跳出我手掌

3 555 333 666 | 444 444 222 555 |

心，我要把法律的条文都 看一遍，我还要认真地钻研那

333 333 444 333 | 444 #444 55 444 |

旧档卷，说一些双关语用计谋 想办法，不让他跳出我手掌

5 - - - | 0 5 5 5 | 5 - 5 - |

心。 不让他跳 出

5 5 5 5 | 5 - 0 5 | 5 - - 5 |

我手掌心， 我手 掌

5 - 0 0 | 1 - 1. 1 | 3 - 1 0 |

心。 整 个 塞维 利亚

5 - 5. 5 | i. i 5 0 | 0 3 4 5 |

知 道 我巴尔 托洛， 混帐的

6.4 4 0 0 | 0 6 5 7 | 1 1 1 1 |

费加罗， 你要当 心，整个塞

3 - 1 0 | 5 - 5. 5 | i. i 5 0 |
维 利亚， 知 道 我 巴尔 托洛，

0 3 4 5 | 6.4 4 0 0 | 0 6 5 7 |
混 帐 的 费加罗， 你 要 当

1 i i i | i. 4 4 0 | 5 - 5. 5 |
心，混 帐 的 费 加罗， 你 要 当

i i i i | i. 4 4 - | 5 - 5. 5 |
心，混 帐 的 费 加罗， 你 要 当

1 0 0 0 | 5 - 5. 5 | i 0 0 0 |
心， 你 要 当 心，

5 - 5. 5 | i 0 0 0 | 5 - 5. 5 |
你 要 当 心， 你 要 当

1 (0 i76 5. 432 | i. i76 5. 432 | 1 5 1 5 1 5 1 5 |
心！

1 i i i | i 0 i 0 | i 0 0 0) ‖

# 你们可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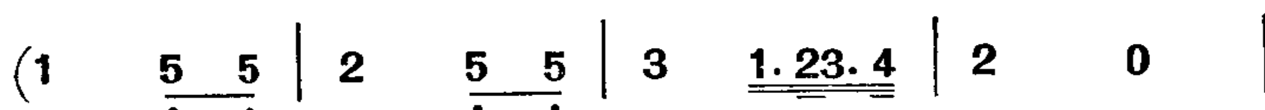
凯鲁比诺的咏叹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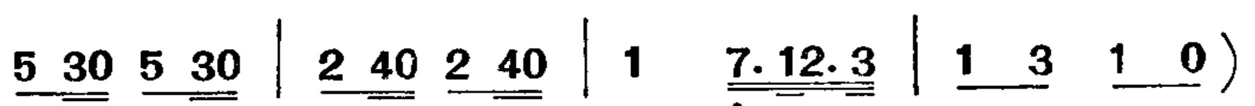
张承模、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译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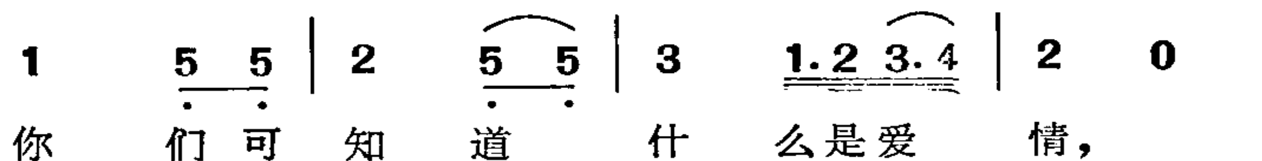
（第二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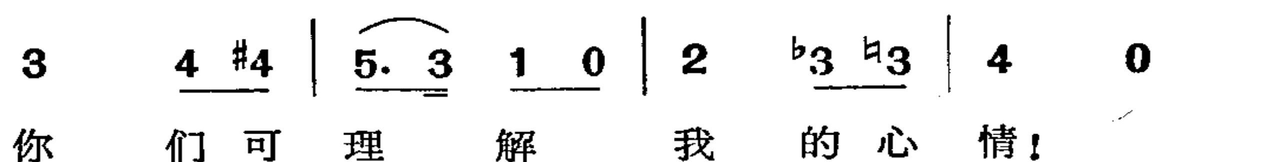
1＝♭B $\frac{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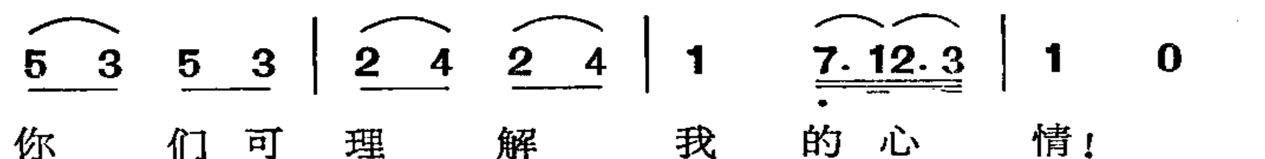
稍快的行板







2 2 2 | 3#453 2 0 | 6. 7 1 2 | 7 0 |

我 想把 一 切 讲给你们 听，

3 #4 4 | 5. 4 7 0 | 7. 3 2 #1 | 2 0 |

新 奇的 感 觉 我也说不 清。

2 2 5 | #4 2 1 0 | 7 5 1 | 6 0 |

只 感到 心 中 翻 腾不 定，

2 23#45 | 5#432 1 0 | b7 6 5 | 2 0 |

我 有时 兴 奋， 有 时消 沉。

2 2 2 | 4 b3 | b3 1 6 b3 | 2 0 |

我 心中 充 满 火 样热 情，

4 2 4 2 | 1 b3 1 3 | b7 1. 7 | b7 0 |

一 瞬间 又 感到 寒 冷如 冰。

2 2 2 | 2343 2 | 4 3 2 | 6 — |

幸 福在 远 方 向 我召 唤，

4 3 #2 | 3 1 | 7 3 3 | 6 0 1 1 1 |

转 眼 间 它 又 无 踪 无 影。 不知道

2 1 1 0 1 1 1 | 6 0 2 2 2 | 3 2 2 0 2 2 2 | 7 0 3 3 3 |

为什么 终日叹息，一天天一夜夜 不得安宁， 不知道

4 3 3 3 3 3 | 1 1 4 4 | 4. 5 3 | b3 2 1 |

为什么胆战心 惊，但我 却 情 愿 受 此 苦

5 - | 1 5 5 | 2 5 5 | 3 1.2 3.4 | 2 0 |

刑。 你 们可 知 道 什 么是爱 情，

3 4 4 | 5.3 1 0 | 2 b3 ♮3 | 4 0 | 5 3 5 3 |

你 们可 理 解 我 的心 情！ 你 们可

2 4 2 4 | 1 5.5 | 3 0 | 5 3 5 3 | 2 4 2 4 |

理 解 我 的心 情！ 你 们可 理 解

1 7.12.3 | 1 (7. 67 | i 0 2. i2 | i 0 0) ||

我 的 心 情！

# 何处寻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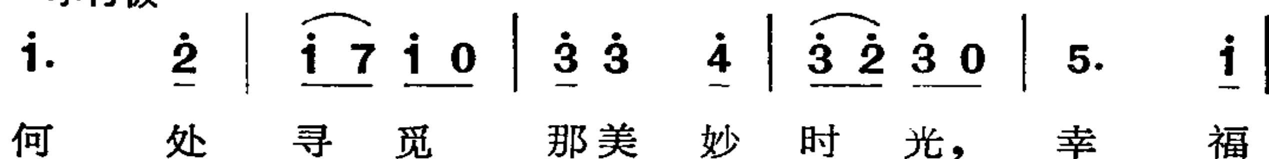
伯爵夫人的咏叹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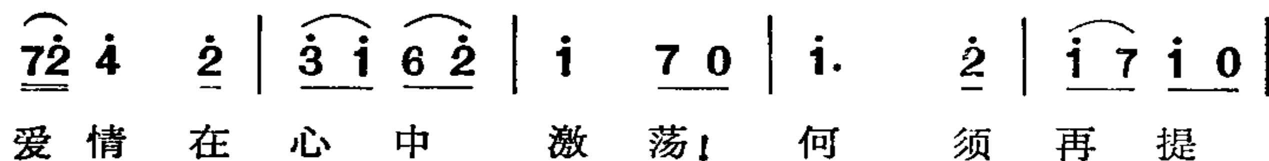
张承模、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译配

（第三幕）

1=C $\frac{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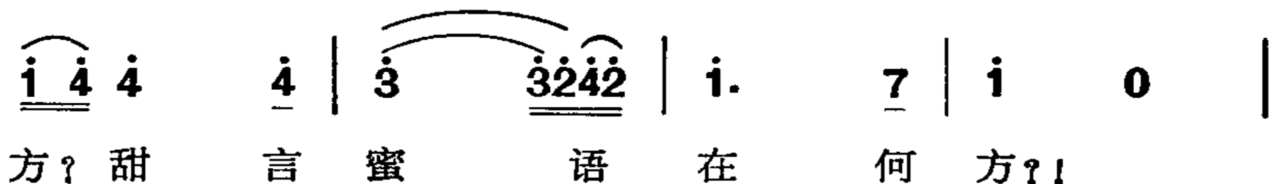
小行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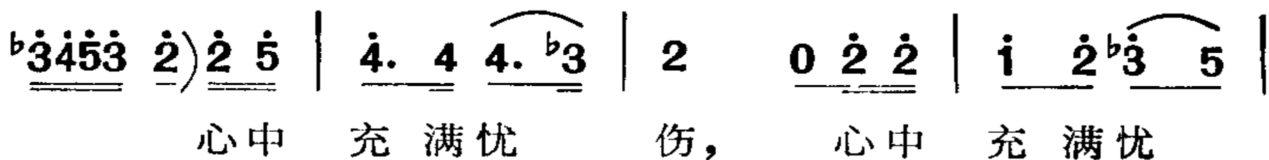












伤！旧日情意永远难忘！旧日情意永难

忘！幸福往事时刻萦绕

在心房！何处寻觅那美妙

时光，幸福爱情在心中激荡！

怎能忘怀山盟海誓，甜言

蜜语在何方？啊，我要用我的

忠诚，使他莫把我遗忘，我的

心仍充满希望，但愿他回心转

i - 2 3 | 5 4 - 3 | 2. 34 i 7 |
意，我的心 仍充 满希

i 0 (i. 76 | 5 0345 66 66 | #450 3♮40 #230 #i♮20) |
望。

i - - 3 i | 6 42 75 42 | i i (i. 76 |
啊！ 我 要用我的 忠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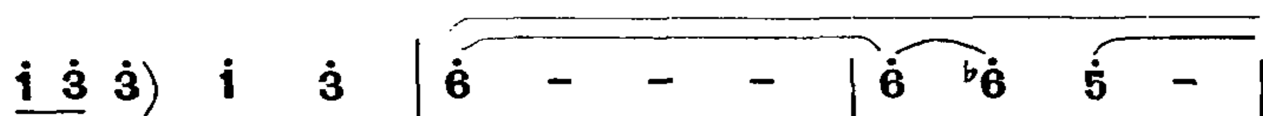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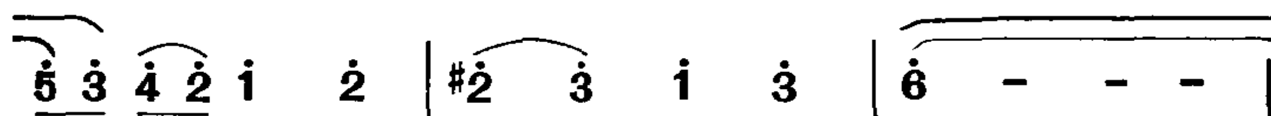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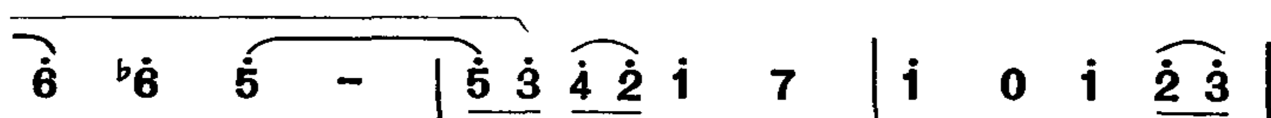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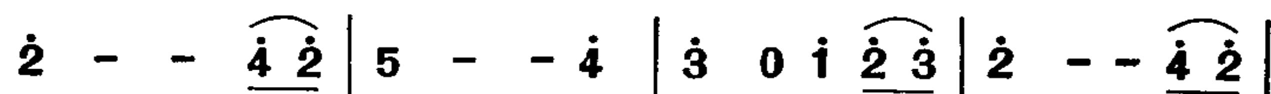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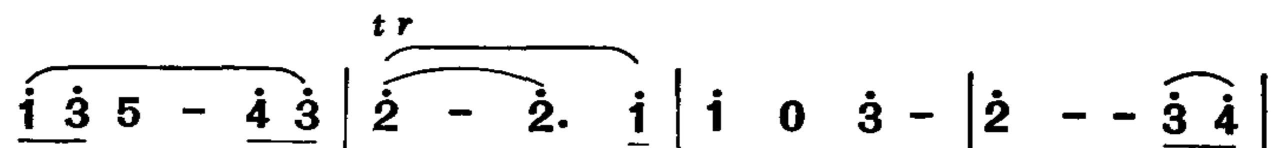
5 0345 6 6 6 6 | #4 50 3♮40 #2 30 #i♮20) | i - - 3 i |
啊，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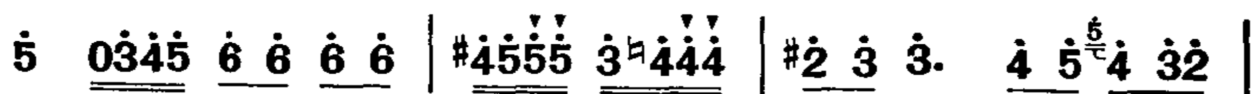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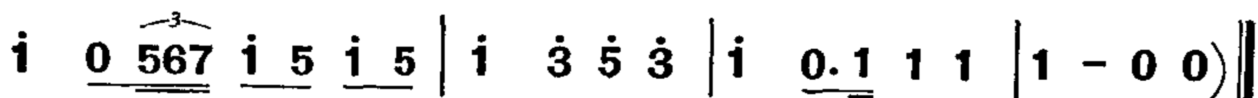
6 42 75 42 | i i i 2 | ♭3 - i 2 |
要用我的 忠诚，使他 莫 把

♭3 - 3 43 2 i | 5. ♮3 3 3 | 34 32 i 7 65 |
我 遗忘，我的 心仍充满

5 i i 3 3 | 34 32 i 7 65 | 5 0 5 5 |
希望，我的 心充满希 望，充满

5 i i (5 5 | 5 i) i i i | i 3 i (i i |
希望， 啊，充满 希望！


但愿他

回心转意，但愿他

回心转意，我的

心充满希望，我的心充

tr
满希望，充满希

望，充满希望！



# 微风轻轻吹拂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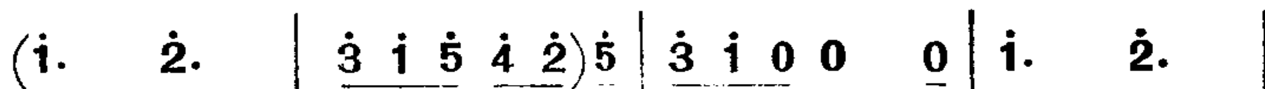
苏姗娜和伯爵夫人二重唱

张承模、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译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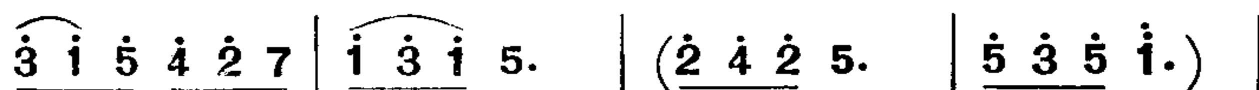
（第 三 幕）

1＝♭B $\frac{6}{8}$

稍活泼



(S)① 一 支歌， (Gn)② 微 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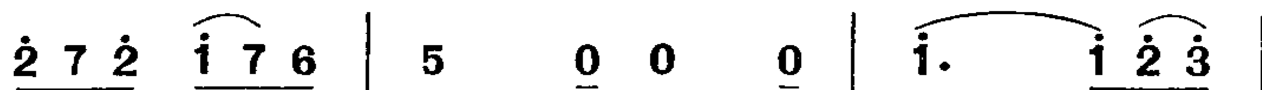
轻 轻吹拂的 时 光，



(S) 轻 轻吹拂的时 光，(Gn)在 朦胧 的夜 色



里， (S) 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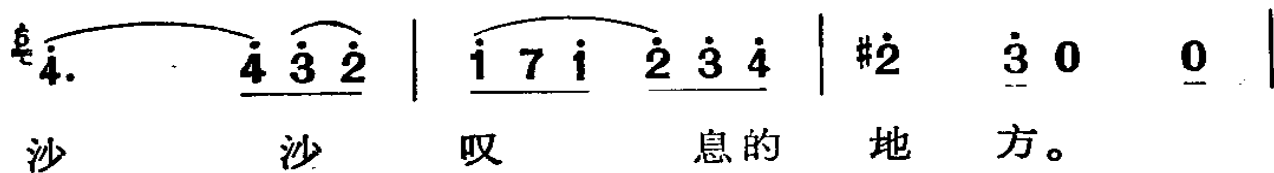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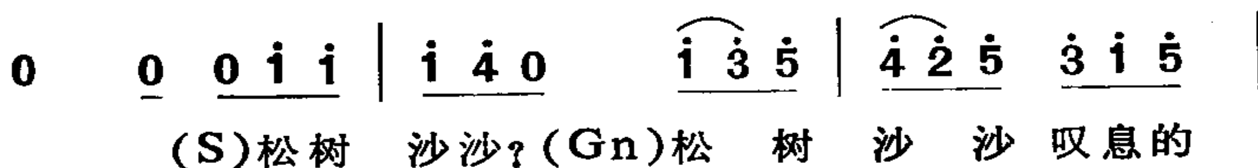
朦胧的 夜 色 里， (Gn)松 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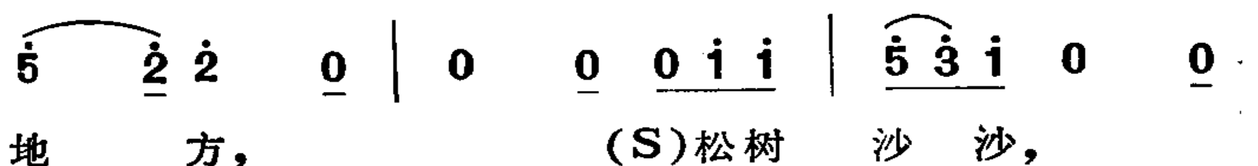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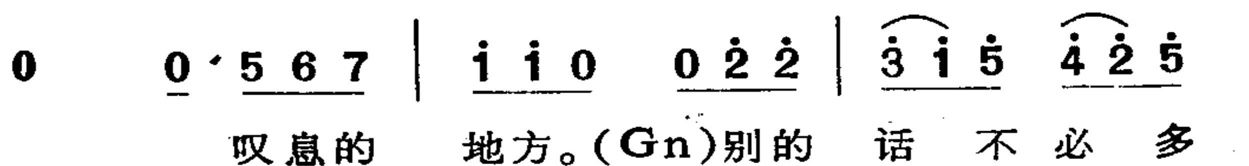
① S 原指苏姗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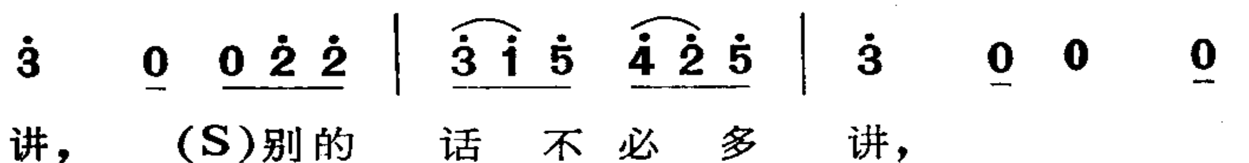
② Gn 原指伯爵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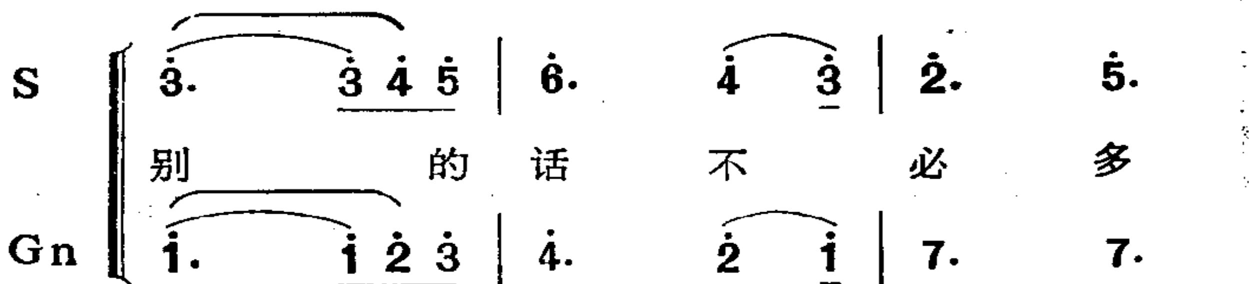

沙 沙 叹 息的 地 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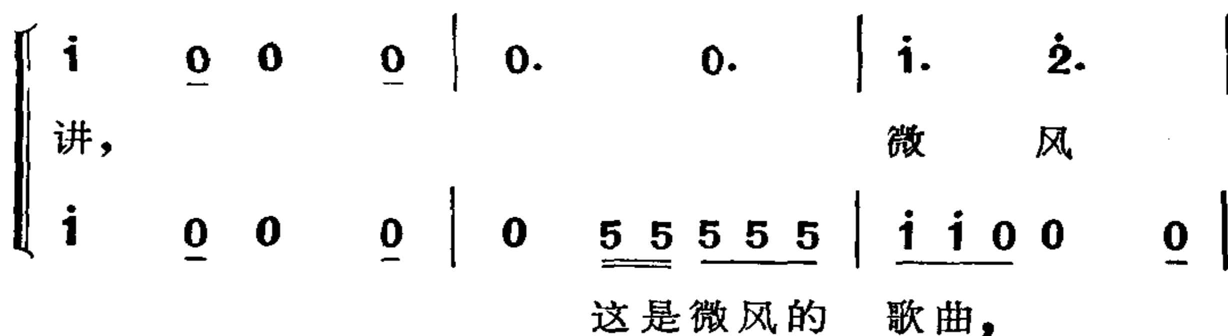

(S)松树 沙沙？(Gn)松 树 沙 沙 叹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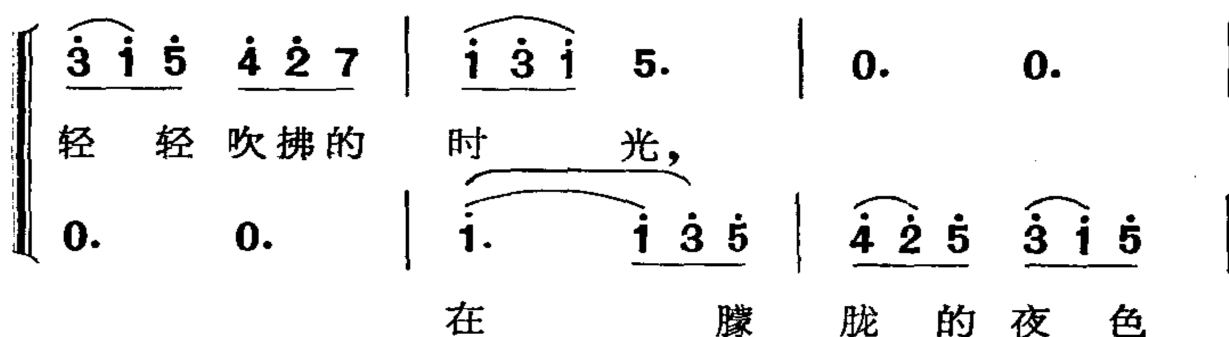

地 方，(S)松树 沙 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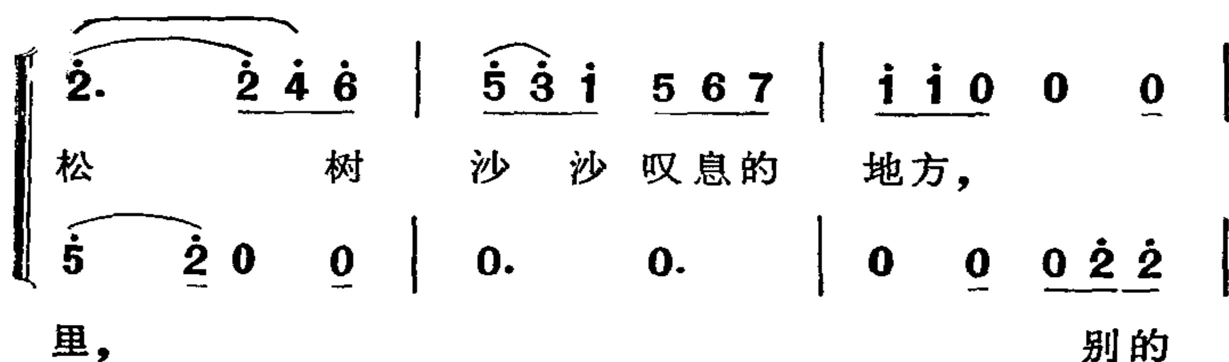

叹息的 地方。(Gn)别的 话 不 必 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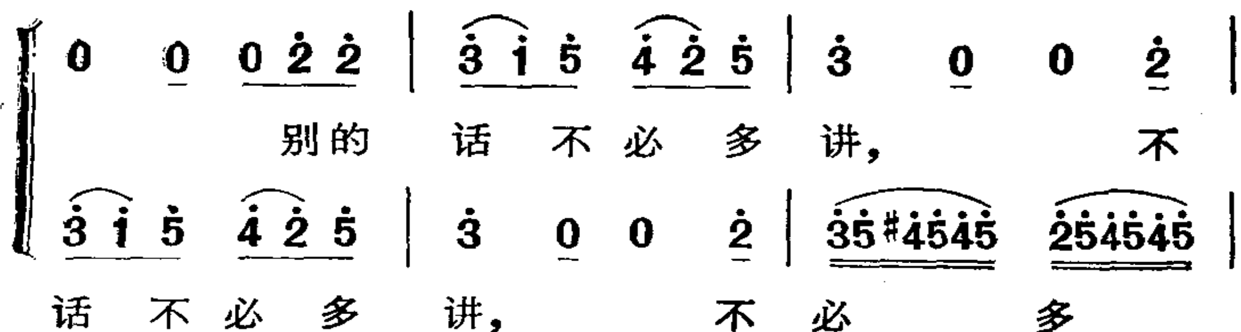

讲，(S)别的 话 不 必 多 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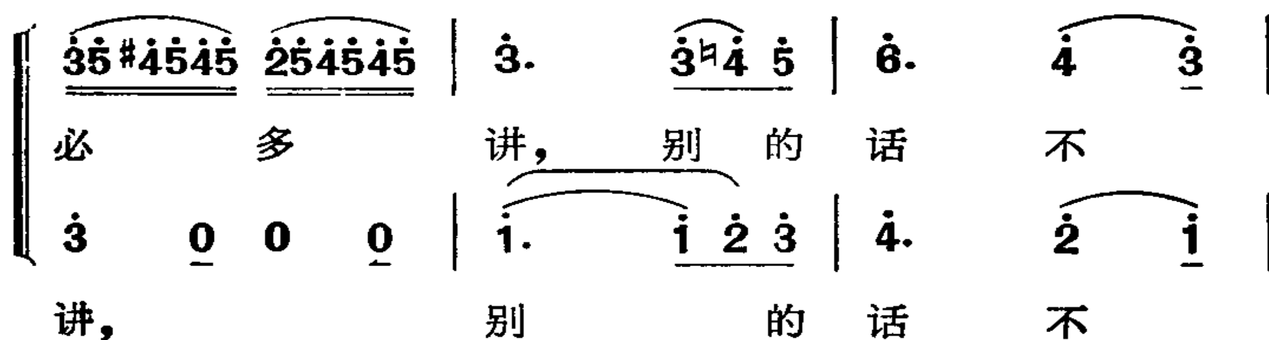

S
别 的 话 不 必 多
G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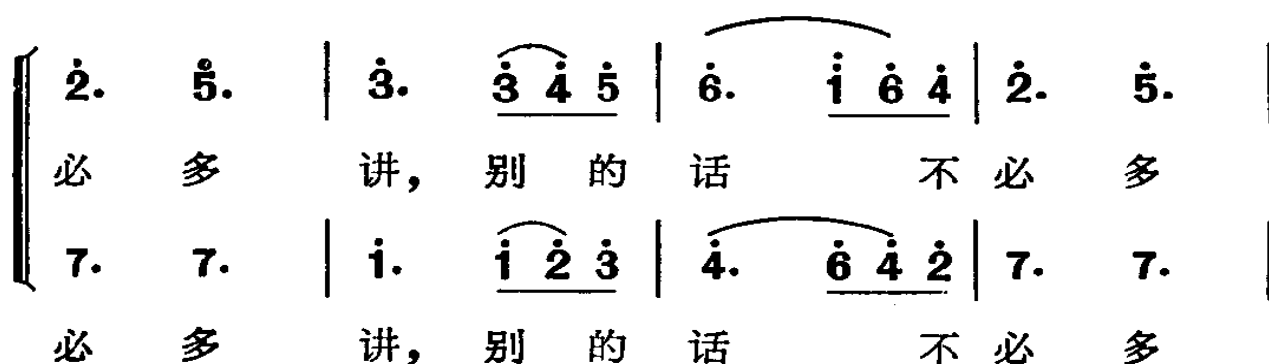

讲， 微 风
这是微风的 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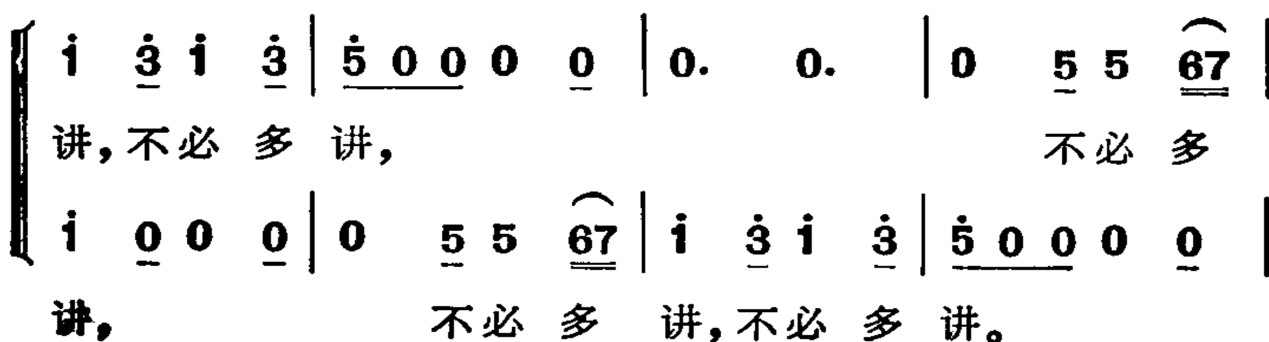

轻 轻 吹拂的 时 光，
在 朦 胧 的 夜 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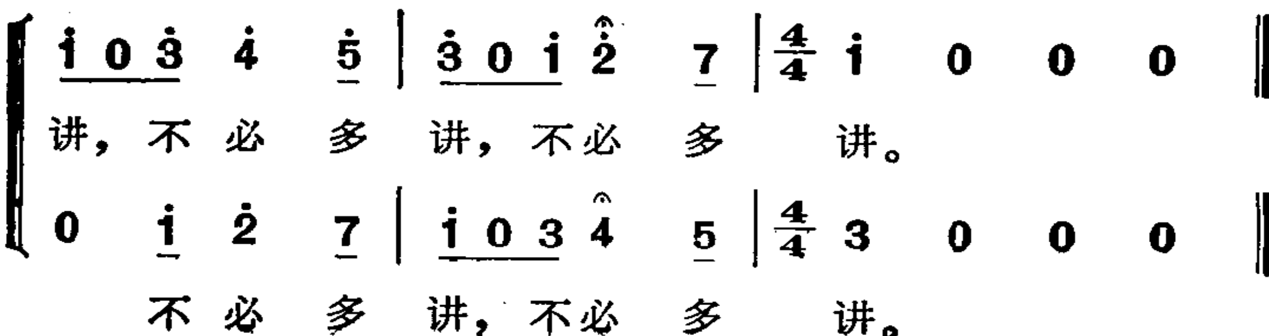

松 树 沙 沙 叹息的 地方，
里， 别的


别的 话 不 必 多 讲， 不
话 不 必 多 讲， 不 必 多


必 多 讲，别 的 话 不
讲， 别 的 话 不


必 多 讲，别 的 话 不 必 多
必 多 讲，别 的 话 不 必 多


讲，不必 多 讲， 不必 多
讲， 不必 多 讲，不必 多 讲。


讲，不 必 多 讲，不必 多 讲。
不 必 多 讲，不必 多 讲。

# 美妙的时刻将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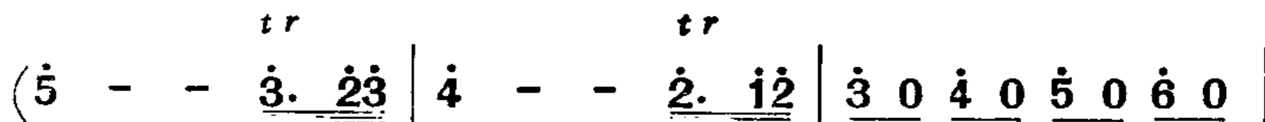
苏姗娜的咏叹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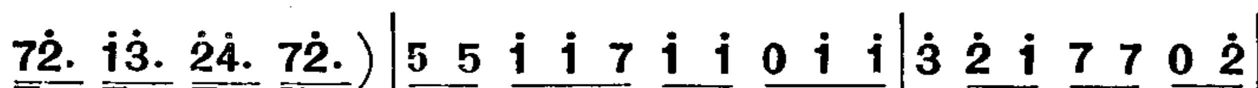
张承模、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译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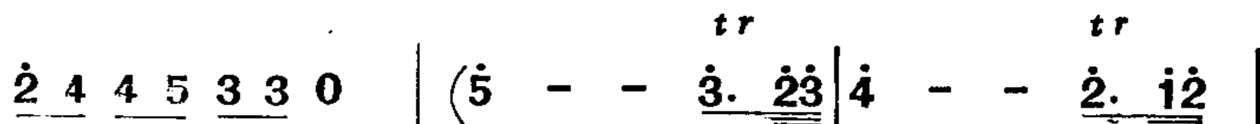
（第 四 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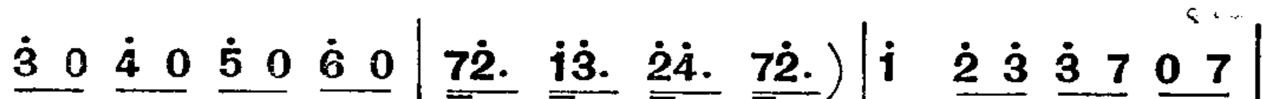
1＝C $\frac{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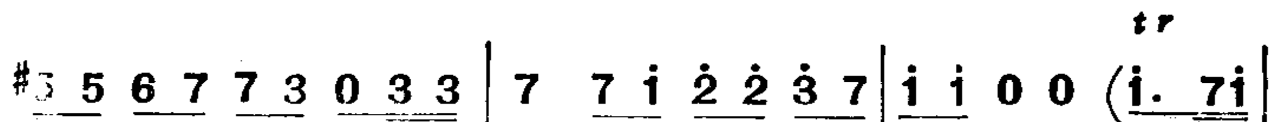
十分快乐而活跃





tr

2̇ – – 7· 67 | i̇) 0 i̇ i̇ 2̇ | ♭7 0 7 5 7 3 5 |

啊！多称心，四周的景色

1.2 1 0 5 5 5 5 6 | ♭7 7 0 2̇ 7 7 07 i̇ 5 | 6 6 0 0 0 |

宜 人，这里美好的 一切，都充满 爱情的气氛！

i̇ 6 4 2 2 ♭7 i̇ 2̇ | ♭7 0 6 4 4 0 | 0 0 0 0 ‖

夜 晚多幽静，幸福时 刻 将来临！

转1＝F（前4＝后1）

$\frac{6}{8}$ (5 | 5 i̇ 3 5 | 1.23 4 2 5 | 3 1 0 0 5 |

6.7i̇ i̇.76 | 567i̇2̇3̇ 2̇3̇4̇5̇6̇7̇ | 7̇ i̇ 2̇) 0 5 |

快

5 i̇ 3 5 | 1 1 3.42 | 1 1 0 0 |

来 吧，欢 乐 时 刻 快 快 来 临！

4 #1 2 4 1 2 | 5 i̇ 2 6 | 3.4 2 0 0 5 |

天地间 充满了 甜 蜜 的 爱 情！ 快

来吧，切莫错过这美景良辰，

夜阑人静，晚风袭人多清新。

那溪水在歌

唱，微风在低吟，耳边荡漾着

甜蜜温柔的声音，鲜花散发着

幽香，绿草如茵，春色满园，

到处一片芳馨。来吧，亲

#4 5 0 i 5 | 4 4 4 3 2 | 1. 5 0 |

爱 的！穿 过 青 翠 的 树 林！

5. 5 5 | 5.i 5 1 2 3 | 4.5 6 234567 |

来 吧，来 吧！我向你 奉 献 玫瑰花

i 3 5 i | 3 5 1 2 | 1 0 0 1 2 3 |

环 和 我 的 心，我向你

4.5 6 234567 | i - - | i 1 3 5 |

奉 献 玫瑰花 环， 玫 瑰 花

6 i 5 0 6 | 1. 2. | 1 0 (234567 |

环， 和 我 的 心！

i 5 3 234567 | i 0 0 0 0) ‖